



周禮集說卷之五

吳興後學前谿陳友仁君復

編

大司樂中大夫二人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鄭氏曰大司樂樂官之長 疏曰宗伯主禮大司樂主樂禮樂相將是故列職於此樂師與大司樂職別而同府史亦謂別職同官

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

古與許應反卷音權
磬上昭反濩戶故反

鄭氏曰成均之法成均五帝學也其遺禮可法者文王世子曰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然則周人立此學之宮 疏曰建立也周人以成均之法式以立國之學政而合聚國之子弟將以此教之 鄭氏曰國之子弟公卿大夫之子弟 疏曰王制曰王太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後選皆造焉 雜說周禮全不說太子惟諸子說一句其他只說國子庶子子弟蓋古者太子入學則以齒論大司樂便是教太子官 雜說教國子自有一項官自大司樂以下許多人不別置一所在都在裏內與國子弟共處故教之以樂所以蕩滌其志慮自

入善中來司樂一項官專教子弟意極深長大抵先王思慮最遠國子弟與國家相終始既與他父兄共維持而今天下到得子孫時它子弟亦與之共維持天下子弟善見得後日子孫天下必治若不善便見得後日天下不會治血脉關節常相聯絡不可不早思慮也 鄭司農云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明堂位瞽宗殷學也泮宮周學也以此觀之祭於學宮中 疏曰文王世子曰禮在瞽宗書在上庠 陳氏曰四代之學虞則上庠下庠夏則東序西序商則右學左學周則東膠虞庠而周則又有辟雍成均瞽宗之名則上庠東庠右學虞庠大學也故國老於之養焉下

庠西序左學虞庠小學也故庶老於之養焉記曰天子設四學蓋周制也周之辟雍則成均也東膠則東序也瞽宗則右學也蓋辟明也雍和也所以明和天下以其明之以法和之以道則曰辟雍以其成其虧均其過不及則曰成均以習射事則曰序以糾德行則曰膠以樂祖在焉則曰瞽宗以居右焉則曰右學蓋周之學成均居中其左東序右瞽宗此大學也虞序在國之西郊則小學也夫諸侯之學小學在內大學在外故王制言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以其選士由內以升於外然後達下京故也天子之學小學居外大學居內故文王世子言凡語于郊然後於成均取爵於上尊以其選

士由外以升於內然後達于朝故也東萊曰成均五帝之學以五帝之學政建國之學政合國之子弟而教之自舜夔典樂教胄子以此知五帝之教政無不自樂始所以舜命以典樂必兼教胄子之事成周之學皆以掌樂之官司之古人唯陶冶之功最深動盪鼓舞優游浹洽使自得之自舜與周皆是以典樂之官兼教導之事五帝成均之法雖不可見觀舜命夔典樂教胄子一章大略可見漢大常典樂而兼教育之任亦此意歟治建國之學政大司樂既司之又說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以後世私心觀之大司樂既掌學政何必延請有道德者使之教惟先王之時人推至公之心大司樂固自

可以教國之子弟有餘猶退然不敢自足反選有道德者
有德者尊敬事之以使之教國之子弟自若無能者以
此見古人心至公義理之無窮規模之無疆界大抵設
教受教當知無窮意思若死則配食於樂祖祭於學校
使天下常不忘所謂君子以教思無窮者也蓋不特是
時尊師敬長之義使國之慎終追遠民德歸厚亦是當
時有道德者教之入人之深當時設教有時兩化之者
人自不能已大抵周官敘事之法簡而有餘當時死爲
樂祖祭於瞽宗其選擇之精可知以樂德教國子中和
祇庸孝友此所謂教人條目金石絲竹匏土草木是樂
之物而已非樂之德樂德非有道有德者不能知之且

如著人徒見得莖丈叢百而已須知得著之德圓而神
卦人徒見得陽奇陰耦而已須知得卦之德方以知人
徒知樂之物須當知樂之德禮以教中樂以教和樂則
導和可也如何兼中言之所謂陰陽剛柔仁義靡不相
備樂雖主在和無相奪倫豈不是中且如乾剛坤柔乾
固是剛坤固是柔然坤至柔而動也剛何嘗做兩段禮
樂看得中和不可相離然又不可混然無別正如坤固
是動也剛又須知乾主乎剛坤主乎柔中舊說以中爲
忠信之忠才改一字便是看不得中和分明一个中字
其義無窮祇肅然祇敬之謂也庸流通日用常行之謂
也孝友見於事親從兄之間者皆所謂樂之德論中和

固是樂之本所謂祗庸孝友就樂中說其端亦可見一
个節奏各有條理使之肅然祗敬祗之端也條暢流通
庸之端也易直子諒之心使人事親從兄之際油然而
生孝友之端也此所謂樂之德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
誦言語樂語非特誦樂音歌詩章凡是教導之間以樂
之語教此便謂之樂語大抵後世成周之學政不傳所
讀不過章句而已意思趣迫都無生意爲是以樂之理
見於言語之間便有感發人處興者託物引類感發興
起也道者從容和緩中和教導之意也諷者先儒所謂
倍文曰諷也頌者以聲節之曰頌也言語所謂食不語
寢不言相酬酢謂之語獨自說謂之言從容和緩優游

感發所謂樂之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
磬大夏大濩大武古人自幼成童舞象古之教人非獨
善於口耳必教之以動容周旋舞時屈伸綴兆四支百
體發揚蹈厲無非至理存焉所以深感發之何故四支
百體屈伸俯仰皆是入德之門先王之舞皆不徒然雲
門大卷黃帝之舞也大咸堯之舞也大磬舜之舞也大
夏禹之舞也大濩湯之舞也大武武王之舞也舞之屈
伸綴兆先王不言之教在其中所謂四體不言而喻其
理蓋精微矣薛氏圖周所以用六代之樂者存三恪與
二代也三恪謂黃帝堯舜之後二代謂夏商之後樂記
曰封黃帝之後於蘇以下是也周人既法其法故兼用

其樂也

劉氏曰以前聖世代既殊然其樂皆出於中和而本諸天地者也

陳氏曰舞

有大有小大司樂以舞教國子此大舞也樂師教國子

小舞此小舞也大夏以上其執以羽籥文舞也大濩以

下其執以干戚武舞也伊川曰樂舞所以舒其情性

也古人為學自入小學以至大學舞勺舞象有弦歌以

養其耳有干羽以養其血氣有禮義以養其心如此則

非僻之心無自而入陳氏曰周之時干戈羽籥在東

序絃誦與禮在瞽宗書在上庠以言學者之事始于書

立于禮成于樂而舞又樂之成焉故大司樂言樂德樂

語而終於樂舞樂師言樂成告備而終於臯舞孟子仁

義禮樂之實而終於不知手之舞之記曰詩言志歌咏

聲而終於舞動容春秋時季札歷觀樂歌然後及於象

武韶夏之舞舞之始也發於所樂之極其用也常在諸

樂之後此舞所以為樂之成也由小學之書以進於瞽

宗之禮樂由瞽宗之禮樂而成之以東序之舞則周之

教法可知矣

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

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說音悅

鄭氏曰六律合陽聲者也六同合陰聲者也此十二者

以銅為管轉而相生黃鍾為首其長九寸各因而三分

之上生者益一分下生者去一焉國語曰律所以立均

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言以

均

中聲定律以律立鍾之均 疏曰陽生陰曰下陰生陽
曰上黃鍾三分損一下生林鍾三分林鍾益一上生大
簇三分大簇損一下生南呂三分南呂益一上生姑洗
三分姑洗損一下生應鍾三分應鍾益一上生蕤賓三
分蕤賓損一下生大呂三分大呂益一上生夷則三分
夷則損一下生夾鍾三分夾鍾益一上生無射三分無
射損一下生中呂陰陽相生自黃鍾始也 劉氏曰日
者太陽之精九天之氣以日為主焉月者太陰之精九
地之氣以月為主焉日行遲三百六十有六日乃一周
天月行疾二十有九日半強乃一周天月一周天常與
日會所會之次在天則為十二舍在地則為十二辰故

日月會於上則陰陽合於下上下交合者十有二月歲
功成焉四時備焉萬物生焉此陰陽會行日月交會以
定寒暑而成變化者也小雪之節日月會於娵訾在地
為亥其氣之合曰應鍾也冬至之節日月會於玄枵在
地為子其氣之合曰黃鍾也大寒之節日月會於星紀
在地為丑其氣之合曰大呂也雨水之節日月會於析
木之津在地曰寅其氣之合曰大簇也春分之節日月
會於大火在地為卯其氣之合曰圜鍾也穀雨之節日
月會於壽星在地曰辰其氣之合曰姑洗也小滿之節
日月會於鶉尾在地為巳其氣之合曰仲呂也夏至之
節日月會於鶉火在地為午其氣之合曰蕤賓也大暑

之節日月會於鶉首在地爲未其氣之合曰函鍾也處暑之節日月會於實沈在地爲申其氣之合曰夷則也秋分之節日月會於大梁在地爲酉其氣之合曰南呂也霜降之節日月會於降婁在地爲戌其氣之合曰無射也所謂氣之合者冬至之節陽氣在地中始生而上長也陰氣在上而始入于地其深九寸乃與陽合而陽長上通焉故葭灰未動黃鍾之管九寸中空皆陰氣也冬至而陽生上實於九寸之空而葭灰動焉夏至之節陰氣自地中始生而上長也陽氣自上而始入于地其深六寸三分二厘強乃與陰合而陰長上通焉故葭灰未動蕤賓之管六寸三分二厘中空皆陽氣也夏至而

陰生上實於六寸三分二厘之空而葭灰動焉自陰生至於冬至凡六管之長短者皆陽氣入地之深淺而始與陰合也陰合於陽上進而葭灰飛動者皆其月之中氣也陽生至於夏至凡六管之長短者皆陰氣入地之深淺而始與陽合也陽合於陰上進而葭灰飛動者皆其月之中氣也故日月交會于上以成次則陰陽交合於下以成時取其管以爲聲天地之中聲也取其律以候氣陰陽之和氣也非聖人其能與於此乎 晦庵曰樂律自黃鍾至仲呂皆屬陽自蕤賓至應鍾皆屬陰此是一個大陰陽黃鍾爲陽大呂爲陰大蕤爲陽夾鍾爲陰每一陽間一陰又是一個小陰陽自黃鍾至中呂皆

下生自蕤賓至應鍾皆上生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
生上皆三生四又曰十二律自黃鍾而生黃鍾是最濁
之聲其餘漸漸清若定得黃鍾是入得樂 王氏曰五
聲宮商角徵羽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六舞雲門至
大武也 鄭氏曰大合樂謂編作六代之樂書曰夔曰
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
讓下管鼉鼓合止祝歌笙鏞以間鳥獸蹌蹌鳳凰來儀
夔又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
以祀天神乃奏大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乃奏姑洗
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

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
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

大音黍蕤也豆反蕤人誰反
孟胡南反射音亦夾古洽反

王先生曰此一節天地人之次祭也 王介甫曰分樂

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者分律而序之自黃鍾至無射

分同而序之自大呂至夾鍾分舞而序之自雲門至大

武以祭地祇以享人鬼以祀天神焉 鄭氏曰分樂謂

各用一代之樂 薛氏圖云祭之尊卑凡有六等故以

六代之樂分而用之以六代之樂配十二調而作之一

代之樂則用二調所以用二調者還取一陰一陽相對

而爲之合也 又曰奏者堂下四縣鍾聲之調歌者堂

上八音之調也

上琴瑟之音也但一祭之中皆自為二調庭奏者常以陽律為調升歌者常以陰呂為聲欲其相配 鄭氏曰以黃鍾之鍾大呂之聲為均者黃鍾大呂為之合奏之以祀天神尊之也天神五帝及日月星辰也大族陽聲第二應鍾為之合咸池大咸也地祇九州之神及社稷也姑洗陽聲第三南呂為之合蕤賓陽聲第四函鍾為之合函鍾一名林鍾夷則陽聲第五小呂為之合小呂一名中呂先妣姜嫄也周立廟自后稷為始祖姜嫄特立廟而祭之謂之闕宮無射陽聲之下也夾鍾為之合夾鍾一名圜鍾先祖謂先王先公也 劉氏曰六代之樂雖不同而皆用五聲旋相為宮以成其文也假此八

物之音以播旋相之文則樂成矣 陳氏曰子合於丑

寅合於亥辰合於酉午合於未申合於巳戌合於卯此

皆即其所合者用之也 愚謂舞雲門以祀天神或有時而亦舞大卷以祀四望

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羸物及

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

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

介音界

王先生曰此一節謂四方百物之祭也 鄭氏曰此謂

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 李氏曰樂一終謂之變 鄭

氏曰六奏樂而禮畢東方之祭則用大族姑洗南方之

祭則用蕤賓西方之祭則用夷則無射北方之祭則用

黃鍾為均焉每奏有所感致和以來之 疏曰一變至
六變不同者據難致易致前後而言 王介甫曰羽物
輕疾故致之易介物遲重故致之難象物恍惚無形則
其致之尤難川澤虛故致之易墳衍實故致之難天神
遠人而尊則其致之尤難其餘所致先後其大略如此
而已

九樂園鍾為宮黃鍾為角大蕤為徵姑洗為羽雷鼓雷鼗
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
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以函鍾為
宮大蕤為角姑洗為徵南宮為羽靈鼓鼗鼗絲竹之管空
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

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大
蕤為徵應鍾為羽路鼓路鼓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
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
而禮矣微張里反雷音雷九磬
讀為大磬字之誤也

王先生曰此一節天地人之大祭祀下神之樂也下神
之樂用一代薦神之樂用六代所謂大合樂 陳氏曰
先王之於神示求之然後禮禮之然後祀前分樂一節
求之之樂也此一節下神之樂也鄭氏之徒惑於識緯
之說皆不可考也薛氏圖周人制禮吉法之中大祭有
三一曰祭天圜丘二曰祭地方澤三曰禘禘宗廟三祭
既殊則其樂亦異然此三祭皆謂大禘之祀也此樂是

致神之樂故云作之六變八變九變然後神示鬼皆出降可得而禮也故鄭注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裸焉然後合樂而祭之釋祭時始用六代之樂也

鄭氏曰凡五聲宮之所生濁者為角清者為徵羽此樂無商者祭尚柔商堅剛也 陳氏曰大司樂所序圜鍾

為宮黃鍾為角大蕤為徵姑洗為羽此律之相次者也

函鍾為宮大蕤為角姑洗為徵南宮為羽此律之相生者也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大蕤為徵應鍾為羽此律之相合者也 王先生曰圜鍾為陽律之大大蕤為陽律

之二姑洗為陽律之三相繼者天之道故於天言之大蕤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然先姑洗而後南呂者以

相生為言也相生者地之功故於地言之大呂與黃鍾合子丑也應鍾與大蕤合寅亥也相合者人之情故於

人言之 鄭氏曰雷鼓雷鼗八面靈鼓靈鼗六面路鼓

路鼗四面孤竹特生者孫竹竹枝根之末生者陰竹生於山北者 王介甫曰孤竹以陽為奇也孫竹以陰為

衆為小也 鄭氏曰雲和空桑龍門皆山名 王氏曰九德六府三事也書云九功惟叙九叙惟歌則以九功

之德皆可歌也 王介甫曰九磬者宗廟九變以簫韶九成也薛氏圖云乾陽物也坤陰物也冬至祀天於

地上之圓丘所謂為高必因丘陵而因天事天也夏日至祭地於澤中之方丘所謂為下必因川澤而因地事

地也蓋陽以圓為形其性動天陽而動故為圓壇而在
國南之地上以祀之陰以方為體其性靜地陰而靜故
為方丘而在國北之澤中以祀之亦各從其類也 又
曰凡樂之變數皆用其宮之本數為終黃鍾為宮者黃
鍾在子子數九故九變而終夾鍾為宮者夾鍾在卯卯
數六故用六變而畢林鍾為宮者林鍾在未未數八故
用八變而止皆用其數為終也然則凡十二調而作者
各用本數為樂終非獨本數為三也 雜說夫樂天地
之和也鍾鼓筦絃羽箏干戚蓋其器耳屈伸綴兆疾徐
蓋其文耳以天地之和寓諸器形諸文以是而祭天則
天神可使降以是而祭地則地示可使出以是而祭宗

廟則人鬼可禮吾豈聞其聲見其形哉得於想像如在
其上如在其左右然後禮行焉易慢之心不起鄙詐之
心不作而鬼神享之矣所謂一變致羽物之類亦言其
可以感動凡是血氣之類無不應猶其言百獸率舞鳥
獸跄跄鵲巢可俯而窺之耳胡宏疑之過矣

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
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帥國子而舞大饗
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
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王大食三省皆令奏鍾鼓王師大
獻則令奏愷樂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裁諸侯薨
令去樂大札大凶大裁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縣凡建

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大喪泣厥樂器及葬藏樂器亦如之

縣音怪下並同騶側音反宥音又

王氏曰宿縣祭前之夕列之於筍虞鄭氏曰以聲展之叩聽其聲以知完否王氏曰此先王承大祭致敬之至也鄭氏曰三夏皆樂章名也疏曰凡與舞皆使國之子弟為之鄭氏曰大饗饗賓客也不入牲牲不入亦不奏昭夏也其他皆如祭祀謂王出入賓客出入亦奏王夏肆夏也騶虞樂章名在召南之卒章王射以騶虞為節王氏曰王以六耦射三侯其耦王射者必詔以弓矢舞則以天子之射其節比於樂而諸侯之舞亦所以應王故也大司樂則詔其升降揖遜之儀焉

禮大射命三耦取弓矢有升降之儀焉者亦以此也膳夫言王日一舉所食者少牢乃常食也玉藻曰天子日食少牢而朔日大牢謂之大食者其朔日之食乎鄭氏曰宥勸也王氏曰以樂侑食三侑則三舉矣鄭司農曰王師大獻獻捷於祖愷樂獻功之樂春秋傳晉文公敗楚於城濮振旅愷以入于晉鄭氏曰隗猶怪也大怪異哉謂天地奇變去樂藏之也札疫癘也凶凶年也裁水火也弛釋之也王氏曰凡建國禁其淫過凶慢之聲者所以尚中正也淫聲則不正過聲則不中凶聲則不善慢聲則不肅凡此皆大司樂之所禁也顏淵問為邦孔子告之以放鄭聲者此也鄭氏曰泣臨也

嶽與也臨笙師罇師之屬與樂器也與謂作之

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凡舞有帔舞有羽舞皇
舞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
車亦如之環拜以鍾鼓為節凡射王以騶虞為節諸侯以
貍首為節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芣為節凡樂掌其序
事治其樂政凡國之小事用樂者令奏鍾鼓凡樂成則告
備詔來瞽臯舞及徹帥學士而歌徹令相饗食諸侯序其
樂事令奏鍾鼓令相如祭之儀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樂
出入令奏鍾鼓凡軍大獻教愷歌遂倡之凡喪陳樂器則
帥樂官及序哭亦如之凡樂官掌其政令聽其治

清貞反薺徐私反薺音
薺音薺倡息亮反薺音

劉氏曰堂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者謂小學也古者
國子之在懷抱也能食則教以右手能言則教男唯女
俞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
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九年教之數日之甲
子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帥
初朝夕學幼儀請肄舊諒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
童舞象學射御勺者國公告成大武之詩也象者武者
告成象舞之詩也遂用二詩播為樂章小舞則用之以
為節奏 註曰帔舞折五采繒也羽舞折羽也皇舞雜
五采羽如鳳凰色持以舞旄舞者旄牛之尾干舞者兵
舞人舞無所執以手袖為威儀社稷以帔四方以羽旱

周禮卷五
十五
曠以皇辟雍以旌山川以干宗廟以人二鄭 疏曰此
六舞者即小舞也對大司樂教雲門以下為大舞 鄭
氏曰教王以樂出入於大寢朝廷之儀行謂大寢之中
趨謂於朝廷爾雅曰堂上謂之行門外謂之趨鄭司農
云肆夏采薺皆樂章名 王氏曰盛德之至非特動容
周旋中於禮而其節文比於樂焉所謂禮樂不可斯須
去身也則王之進退有可觀之容可則之象矣然則樂
師之所教者教作樂者也鍾師以鼗鼓奏九夏是已夫
行則緩緩則有直而自遂之義故奏肆夏趨則疾疾則
欲齊而整肅焉故奏采薺玉藻曰趨以采薺行則肆夏
先趨而後行者據以外而入內也 黃氏曰四支之於

安佚人之情也樂徇其情惡勞其形不能非禮勿動而
使乘安佚以蹈其舍則無所不至矣而况王乎天下視
儀而動聽唱而應者也先王制禮視有旒聽有纘言有
記動有佩堂上之行門外之趨為之樂儀以防其肆使
聽其聲而其意以誠使顧其體而其氣以正周旋中規
折旋中矩進揖退揚而後鏘鳴之佩左中角徵右中宮
羽君民事物之意在其中焉非僻之心無自而入是故
祭祀朝會師甸封建之時王在五路則其步趨之節責
大馭焉五路之上王安佚矣然而顧車之行而聞肆夏
之聲則由吾於堂中顧車之趨而聞采薺之聲則由吾
於門外王之言動造次無非禮者樂師之所教大馭之

所取與有力焉 陳氏曰夫王食則以樂侑之言則以
樂歌之行則以肆夏采齊飾之登車則有鳶和以和之
然則王之所以言語飲食行趨登車之際無非禮樂也
樂以樂之禮以節之則純和之志不內散而非僻之心
無自入焉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此也 芸閣呂
氏曰先王制禮作樂以養人起居動作多為文章以寓
於聲色之間無非所以薰沐漸漬日遷於善而不自知
也 王氏曰環拜以鍾鼓為節此賓拜之儀也環拜謂
旋列而拜以拜者非一也鼓以作之鍾以止之作止應
於鍾鼓則其儀不忒矣凡射王以騶虞為節者騶虞之
詩言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則王以騶虞為節

者樂仁而殺以時也 鄭氏曰騶虞采蘋采藻或言
名唯麋首在樂記射義曰騶虞者樂官備也麋首者樂
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蘋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
子以備官為節諸侯以時會為節卿大夫以循法為節
士以不失職為節大射禮曰樂正命大師曰奏麋首問
若一大師不與詩諸樂正反位奏麋首以射麋首曾孫
禮記曰射義載麋首之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
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
譽言君臣相與及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

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 芸閣呂氏曰王者之仁及鳥獸
此為節言天子繼天當推夫天地好生之德也麋首之
詩亡矣詳有原壤所歌之詩曰麋首之班然執女手以

季然狸首田之所獲物之至尊者執女手者所以道舊
結歡也言君臣相與習禮結歡奉天子以脩朝事故諸
侯之射以是為節謂以樂其會時也 王氏曰夫射者所以觀德也禮樂
皆得謂之德其容必比於禮其節必比於樂此王與諸
侯鄉大夫之射所以有樂章以為之節也 雜說射義
曰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 鄭
氏曰序事次序用樂之事也 疏曰九樂成謂所奏八
音俱作一終則為一成書曰簫韶九成 鄭氏曰燕禮
曰大師告于樂正曰正歌備是也詔來瞽詔眡瞭扶瞽
者來入也臯之言號告國子當舞者舞也學士國子也
徹者歌雍雍在周頌臣工之什 王氏曰徹祭必歌雍
者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取

其和而敬故也人之情樂於始者或倦於終篤於勤者
或怠於久於祭之終猶且不失其敬與和此誠之至也
劉氏曰令相者樂備矣瞽矇當退則令眡瞭以相之
鄭司農曰瞽師盲者皆有相道之者故師冕見及階曰
階也及席曰席也皆坐曰某在斯某在斯相師之道也
鄭氏曰射夫衆耦也 劉氏曰樂出入者笙者歌者舞
者出入則令奏鍾鼓以聲其出入瞽其當執事者以為
禮之大節也 疏曰軍大獻教愷歌則樂師倡道為之
王氏曰凡喪陳樂器陳而不作所謂明器 疏曰檀弓
曰木不成斲瓦不成味琴瑟張而不平笙竽備而不和
是也 鄭氏曰帥樂官往陳之 疏曰凡樂官謂大胥

至司干

大胥中士四人小胥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鄭氏曰胥有才知之稱禮記文王世子曰小樂正學干

大胥佐之 疏曰大胥小胥亦別職同官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

合聲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以序出入舞者比樂官展樂器

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序官中之事釋音板舍音

比鄭大夫讀為在杜如字

王氏曰公卿大夫士之子其父兄有爵列於國也故謂

之國子以其衆言之則謂之諸子以其教於學也則謂

之學士其實一也 鄭司農曰學士卿大夫諸子在學

者版籍也大胥主此籍以待當召聚學舞者卿大夫之

諸子則案此籍以召之也樂律曰卑者之子不得舞宗

廟之耐除吏二千石到六百石及闕內侯到五大夫子

先取適子高七尺以上年二十到年三十顏色和順身

體修治者以為舞人與古用卿大夫子同義也 李氏

曰觀六司樂禁淫過凶慢之聲而舞人又取卿大夫子

有中和祇庸孝友之德者是聲與人無不正也聲與人

無不正則聞之見之者焉得不正乎 鄭氏曰春始以

學士入學宮而學之始入學必釋菜禮先師也菜蘋蘩

之屬 藍田呂氏曰釋菜之禮禮之至簡者也皆不在

多品貴其誠也其用有三每歲春合舞則行之月令云

仲春命樂正合舞舍菜也始入學則行之文王世子云
既受器用幣然後舍菜是也始入學則行之學記云大
學始教皮弁祭菜示其敬道也 雜說周禮大胥春入
學舍菜合舞月令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文王世
子始立學者既與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
儻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夫大胥樂正則釋菜 合
舞習舞而文王世子釋菜不舞不授器何也蓋合舞於
釋菜之後習舞於釋菜之前者大胥樂正之制也而不
舞不授器則舍菜於既與器用幣之餘者此又文王世
子之制也 疏曰頒分也 王介甫曰以春始入學未
知其分藝之所宜至秋而可知也於是分授以所學

鄭氏曰合聲亦等其曲折使應節奏以六樂之會正舞
位大同六樂之節奏正其位使相應也言為大合樂習
之以序出入舞者以長幼次之使出入不紕錯也比樂
官次比之也展樂器陳數之也以數徵學士擊鼓以召
之也 王氏曰序宮中之事謂序王宮之中國子之宿
衛而學道藝者春秋之所學各有其序如大胥之所掌
是也宮正言比宮中之事謂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則
大胥序宮中之事者如此也

小胥掌學士之微令而比之儻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撻其怠
慢者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鄉大夫判縣士特縣
辨其聲凡縣鍾磬半為堵全為肆

辨其聲凡縣鍾磬半為堵全為肆
反特本亦作植

王氏曰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小胥掌學士之
徵令而比之比校比其多寡之數凡以贊大胥之事而
已 鄭氏曰贖罰爵也詩曰兕觥其觶不敬謂慢期不
時至者 劉氏曰罰以示愧耻焉 陳氏曰廵舞列所
以肅其慢 鄭氏曰撻猶扶也樂縣謂鐘磬之屬縣於
荀庚鄭司農云宮縣四面縣四面象宮室四面有牆故
謂之宮縣軒縣三面其形曲故春秋傳曰請曲縣繁纓
以朝諸侯之禮也玄謂軒縣去其南面辟王也判縣左
右之合又空北面特縣縣於東方或於階間而已鍾磬
者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虞謂之堵鍾一堵磬一
堵謂之肆半之者謂諸侯之卿大夫士也諸侯之卿大

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西縣鍾東縣磬士亦半天子之士
縣磬而已春秋傳曰歌鍾二肆

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瞽矇上瞽四十人中瞽
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眡瞭三百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
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鄭氏曰凡樂之歌必使瞽矇為焉命其賢智者以為大
師小師晉杜蒯云曠也大師也 雜說大師之職專在
和合樂聲故夫子語大師樂曰始作翕如也縱之純如
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翕如也故可以召天地之和非
善知音者何能職此哉 王氏曰先王作樂必用瞽者
以其聽之審因其材而任焉雖疾不廢也國語曰瞽矇

脩聲是已。眡之明者謂之瞭。瞽瞍無所見焉。故設三百人以扶工。謂之眡瞭。而因使掌樂焉。

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大祭祀帥瞽登歌。今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鞀。大饗亦如之。大射帥瞽而歌。射節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大喪帥瞽而廢作。匱謚九國之瞽。瞍正焉。匏白交反。興虛應反。鞀讀為道。引之引音胤。廢故書為淫。

疏曰六律為陽六同為陰。兩兩相合。十二律為六合。陽

言陳氏曰。曰語曰景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百官執儀。天地人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由是第之二曰大簇。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三曰姑洗。所以脩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為之六間。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元間大呂明宣物也。二間夾鍾出四隙之細也。三間中呂宣中氣也。四間

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純肅純恪也五間南呂賡陽秀也六間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律呂不易無姦物也細鈞有鍾無鎛昭其大也大鈞有鎛無鍾其大無鎛鳴其細也大昭小鳴和之道也和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終則復樂所以成政也觀此則十二律之名義略可見矣 鄭氏曰八音金鎛鍾也石磬也土埴也革鼓也篋也絲琴瑟也木祝歌也匏笙也竹管簫也教六六詩教瞽矇也 王氏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謂之頌三者詩之體也直述其事而陳之謂之賦以其所類而况之謂之比以其所感發而比之

謂之興三者詩之用也故詩有六義焉 雜說以德為之本以此知樂乃出於聖人心術之妙 王氏曰六德中和祇庸孝友也君子之學詩豈徒頌其空言哉要本之於德而已蓋六德本於情性所以主於中六律稽諸度數所以正於外以六德為之本故雖變猶止乎禮義以六律為之音則書所謂聲依永律和聲 鄭氏曰鄭司農云登歌歌者在堂也樂或當擊或當拊玄謂拊形如鼓以常為之著之以棟擊拊擊乃歌也鄭司農云下管吹管者在堂下登歌下管貴人聲也下棟小鼓也 疏曰樂器笙簫之屬播揚其聲 王氏曰詩曰應棟縣鼓棟鼓之以引樂 疏曰射節若樂以騶虞九節狸首七節

采繫采蘋五節之類則大師爲之歌 鄭氏曰大師執
同律以聽軍聲大師大起軍師兵書曰王者行師出軍
之日授將弓矢士卒振旅將張弓大呼大師吹律合音
商則戰勝軍士強角則軍擾多變失志宮則軍和士卒
同心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明鄭司農
說以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
無功 王介甫曰詔吉凶使知所戒一體之盈虛通於
天地應於物類故占之以寢卜眡之以視象聽之以同
律皆得其祥焉 鄭司農云淫陳也陳其生時行禮爲
作謚 王介甫曰史序事王行見於事故太史讀誥誓
掌樂王德成於樂故大師作謚謚成德之名也 王氏

曰凡國之瞽矇正焉則皆屬於大師

小師掌教鼓鼗敔歌埴簫管弦歌大祭祀登歌擊拊下

擊應鼓徹歌大饗亦如之大喪與盛凡小祭祀小樂事鼓

鞀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

鄭氏曰教教瞽矇也出音曰鼓鼗如鼓而小持其柄搖

之旁耳還自擊鄭司農云敔如漆篛中有椎敔木虎也

埴六孔管如篪六孔玄謂埴燒土爲之大如鴈郊簫編

小竹管如籥而小併兩而吹之弦琴瑟也歌依永詩也

王氏曰鼗埴管簫堂下之樂也弦歌堂上之樂也敔以

合樂敔以止樂上下各有之以樂不可無作止之節故

也書曰曼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曼擊敔也此用之

於堂上也又曰下管鼗鼓合止祝歌此用之於堂下也
鄭氏曰應鼗也 陳氏曰詩云應田縣鼓爾雅云六鼗
謂之鼗小鼓謂之應大射禮有朔鼗應鼗朔鼗乃所謂
棘也 鄭氏曰徹歌於有司徹而歌雍也大喪與厥從
大師也凡祭祀小樂事鼓棘如大師 王氏曰六樂之
作先後曲直則有節而小大清濁相濟而不相陵則和
矣

瞽矇掌播鼗祝歌墳簫管弦歌諷誦詩世奠繫鼓琴瑟掌

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 矇音蒙此子春云帝讀為定其字為奠書亦或為奠繫戶計反

鄭氏曰播發揚其音也 王氏曰小師教之瞽矇播之

鄭司農曰諷誦詩主誦詩以刺君過故國語曰賁賦矇

誦謂詩也 王介甫曰世奠繫當從故書世帝繫古書

有謂之帝繫者 鄭氏曰杜子春云世繫謂帝繫諸侯

卿大夫世本之屬是也小史主次序先王之世昭穆之

繫述其德行瞽矇主誦詩并誦世繫以戒勸人君也故

國語曰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昏幽焉以休懼其

動 王氏曰誦詩則以知民風之厚薄誦世帝繫則以

知前世之興衰小史奠繫世則定繫世而已非誦之也

鼓琴瑟者誦詩及世帝繫也則鼓琴瑟以合而和之

王氏琴瑟是至正之音三者皆以警戒也 左傳醫和

曰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

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怡

埋心耳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
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怡心也天有六氣
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聲淫生六疾

眡瞭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掌太師之縣凡樂事相
瞽大喪廢樂器大旅亦如之賓射皆奏其鐘鼓鼗愷獻亦
如之眡讀為虎視之視瞭音了頌音容相息亮反鼗音戚

疏曰眡瞭以扶工也亦兼使作樂 王氏曰亦播鼗者
以鼗所用者衆也磬在東方曰笙東生出之方也磬在
西方曰頌西成功之方也 鄭氏曰頌或作庸庸功也
大射禮曰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又曰西階之
西頌磬東面 王氏曰掌大師之縣為大師縣樂器也

鄭氏曰凡樂事相瞽相謂扶工 王氏曰大旅大故而
祭亦如大喪陳樂器而不作也賓射王與諸侯射奏鍾
鼓以為之節焉 鄭氏曰愷獻功愷樂也杜子春讀
鼗為憂戚之戚謂戒守鼓也擊鼓聲疾數故曰戚

典同

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王介甫曰典律同而名之曰典同典同則律可知矣

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為樂器凡
聲高聲硯正聲緩下聲肆陂聲散險聲欽達聲羸微聲籥
圉聲衍侈聲柞翕聲鬱薄聲甄厚聲石凡為樂器以十有
二律為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鄭

夫讀礙為袞冕反袞古本反波讀為險破之破彼義反韻音間又於瞻反侈昌氏反作側百反弁音掩甄音震齊才計反

雜說大師主於和聲故合陰陽之聲典同主於制器故辨天地四方陰陽之序惟大師既合其聲然後付之典同制器故典同曰掌六律六同之和 鄭氏曰陽聲屬天陰聲屬地天地之聲布於四方為作也 王介甫曰天地四方各有陰陽之聲是為十有二聲辨十有二聲雜比而和之取中聲焉以為樂器 王氏曰凡聲生於形形異則聲異 鄭氏曰高鍾形太上上大也高則聲上藏袞然如裏 王氏曰此冕氏所謂鍾小而長小而長則形高 鄭氏曰正謂上下直直正則聲緩無所動

下謂鍾形太下下大也下則聲出放肆 王氏曰此冕氏所謂鍾大而短大而短則其形下 鄭氏曰陂謂偏侈陂則聲離散也險謂偏弁險則聲斂不越也達謂其形微大達則聲有餘若大放也微謂其形微小籥聲小不成也回謂其形微圓回則其聲淫衍無鴻殺也侈謂中央約侈則聲迫狹出去疾也弁謂中央寬弁則聲鬱勃不出也甄猶掉也鍾微薄則聲掉鍾太厚則如石叩之無聲 王氏曰凡為樂器皆以此十二聲為之齊量而取中聲焉故其聲之病者得以審而去之凡播於樂器者無非和聲也數者一二三四之所計也度分寸丈尺之所揔也數度取之十有二律齊量取之十有二聲

此樂器形聲所以無過不及而皆得其中和焉 鄭氏曰和謂調其故器也

磬師

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掌教擊磬擊編鍾教縵樂燕樂之鍾磬凡祭祀奏縵樂

杜春讀縵為編書之編縵為縵縵之縵莫半反

鄭氏曰教教眡瞭也 劉氏曰宮縣有特磬十二罇鍾

十二皆依辰次陳之以應其方之律也編磬編鍾各十

有六共為一虞而磬師之職掌教眡瞭擊特磬與編磬

而又教眡瞭擊編鍾也 王氏曰言擊編鍾則鍾之不

編者鍾師自擊之 注疏縵樂雜聲之和樂者學記曰

不學操縵不能安弦燕樂房中之樂此即闕雅二南也

二樂皆教其鍾磬 王氏曰祭祀奏縵樂則備樂故也

鍾師

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掌金奏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

齊夏族夏祓夏醵夏九祭祀饗食奏燕樂九射王奏騶虞

諸侯奏狸首卿大夫奏采士奏采擊掌鼗鼓縵樂故書納作

內杜子春云內當為絃何特反絃讀為咳鼓之咳占表反擊五兼反

註疏金奏擊金以為奏樂之節金謂鍾及罇以二者皆

不編獨縣而已以鍾鼓奏九夏鍾師直擊鍾不擊鼓而

兼云鼓者凡作樂先擊鍾次擊鼓欲見鼓鍾先後次第

故蕪言之也 鄭氏曰夏大也樂之大歌有九王出入
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客來奏
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
醉而出奏陔夏禮也氏曰陔者陔切之使不失公出入奏
鵲夏春秋穆叔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三不拜工歌
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曰三夏天子所以
享元侯也使臣不敢與聞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
詩篇也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
隨而亡是以頌不能具邇曰肆于時夏允王保之時王氏
曰此九夏王夏惟王得奏之自肆夏以下故蕪禮奏肆
夏若大夫之奏肆夏則僭禮也故郊特牲云大夫之奏

肆夏自趙文子始所以譏之也 鄭氏曰祭祀鄉飲食奏
蕪樂以鍾鼓奏之也掌鞀鼓緜樂謂作緜樂則鍾師擊
鞀和之

笙師

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掌教歛竿笙塤箛箏篪遂管春牘應雅以教械樂凡祭祀
饗射共其鍾笙之樂蕪樂亦如之大喪斂其樂器及葬奉
而藏之大旅則陳之音絳反音條

鄭氏曰教教眡瞭也鄭司農云竿三十六黃笙十二黃
箛七空春牘以竹大五六寸長七尺短者一二尺其端
有兩空梟畫以兩手築地應六尺五寸其中有推雅狀

如漆箏而弁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韋鞞之有兩
紐䟽畫玄謂箏如篳三孔箏樂箏夏之樂牘應雅教其
春者謂以築地笙師教之則三器在庭可知矣賓醉而
出奏箏夏以此三器為行之節明不失禮也鍾笙與鍾
聲相應之笙竽與興謂作之奉猶送也大旅則陳之陳
於饌處而已不泄其縣

鑄師 鑄音博

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王氏曰鑄小鍾也國語曰細鈞有鍾無鑄尚六故也大
鈞有鑄無鍾尚細故也

掌金奏之鼓九祭祀鼓其金奏之樂饗食賓射亦如之軍

大獸則鼓其愷樂九軍之夜三擊皆鼓之守擊亦如之大
喪廢其樂器奉而藏之

鄭氏曰掌金奏之鼓謂主擊晉鼓以奏鍾鑄也然則擊
鑄者亦昭瞭歟 王氏曰軍中夜戒之鼓有三故曰三
擊 鄭氏曰守擊備守鼓也鼓之以鼓鼓 雜說軍已
發行而國猶不廢守此所以又有守擊後世用師行軍
而京師戒嚴亦本於此

誅師 讀如誅鞞之鞞

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舞者十有六人徒四十人

鄭氏云鄭司農說以明堂位曰誅東夷之樂

掌教誅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大饗亦如之

王氏曰韎師旄人鞀鞀氏皆掌夷樂而命名不同者韎言其所服旄言其所執鞀言其所履韎赤韋也作其樂舞因使服其服從其宜也帥其屬而舞之則韎師之屬舞者十六人也 鄭氏曰舞之以東夷之舞 劉氏曰祭祀大饗皆用之者四夷之來王也 陳氏曰王者必作四夷之樂一天下也白虎通云王者制夷狄樂不制夷狄禮所以均中國不制禮者恐夷人不能隨中國禮也記曰納蠻之樂於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先王之於夷樂雖或用之然夷不可以亂華哇不可以雜雅蓋亦後之而弗先外之而弗內也觀夾谷之會齊有司請奏四夷樂孔子曰吾兩君為好會夷狄之樂何為請有司却

之然則魯納夷蠻之樂於太廟蓋陳之於門而已唐之時皆奏於四門之外豈古之遺制歟

旄人

下士四人舞者衆寡無數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鄭氏曰旄旄牛尾舞者所持以指麾

掌教舞散樂舞夷樂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凡祭祀賓客舞其燕樂

鄭氏曰散樂野人為樂之善者夷樂四夷之樂 王氏曰旄人特教其舞而已 劉氏曰四方以舞仕於伶官者屬之旄人焉

齋師

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鄭氏曰箛舞者所吹春秋萬入去箛 王介甫曰箛三

孔主中聲而上下之律呂於是乎生樂之本也

掌教國子舞羽歛箛祭祀則鼓羽箛之舞賓客饗食則亦如之大喪廢其樂器奉而藏之

鄭氏曰文舞有持羽吹箛者所謂箛舞也文王世子曰

秋冬學羽箛詩云左手執箛右手秉翟 劉氏曰文王

世子云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箛師學戈箛師丞贊之

則亦教武舞矣 陳氏曰周禮箛師掌教國子舞羽歛

箛箛章掌擊士鼓函箛又笙師掌教箛明堂位曰土鼓

韋箛伊耆氏之樂也名之曰箛以忝箛之法在是故也

羽舞皆執箛以聲音之本在是故也 劉氏曰鼓之者以鼓為之節 疏曰所歛樂器唯羽箛耳

箛章

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鄭氏曰箛章吹箛以為詩章

掌土鼓函箛中春晝擊土鼓歛函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

亦如之九國祈年于田祖歛函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

蜡則歛函頌擊土鼓以息老物函被貧反中音仲樂音洛

春云蠶當為蜡

鄭氏曰杜子春云土鼓以瓦為匡以革為兩面可擊也

鄭司農云函箛函國之地竹函詩亦如之謂函箛函人

吹籥之聲章明堂位曰土鼓削桴葦籥伊耆氏之樂
王介甫曰王業之起本於函而樂之作始於土鼓本於
籥逆暑迎寒祈年皆本始民事息老物則息使復本反
始故所擊者土鼓所吹者函籥其章用函詩焉 又曰
中春書書所謂日中陽於是而分故逆暑中秋夜書所
謂宵中陰於是而分故迎寒 鄭氏曰函詩函風七月
也七月言寒暑之事迎氣歌其類也此風也而言詩詩
摠名也 疏曰七月云一之日鬲發二之日栗烈七月
流火之等是寒暑之事 鄭氏曰迎暑以晝求諸陽迎
寒以夜求諸陰祈年祈豐年也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
也函雅亦謂七月也七月又有于耜舉趾饁彼南畝之

事是亦歌其類鄭司農云田峻古之先教田者謂神農
峻農夫也杜子春云郊特牲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
爲蜡歲十二月而合類萬物而索享之也蜡之祭也主
先嗇而祭司嗇也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既蜡而收
民息已玄謂十二月建亥之月也求萬物而祭之者萬
物助天成歲事至此爲其老而勞乃祀而老息之於是
國亦養老焉月令孟冬勞農以休息之是也函頌亦七
月也七月又有獲猶作酒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
疆之事是亦歌其類也謂之頌者以其言歲終人功之
成 孔穎達詩疏曰鄭氏詩箋云七月二章云是謂函
風六章云是謂函雅卒章云是謂函頌自始至終別爲

三體 劉氏曰此三事皆奏函詩或用其風重民時也
或用其雅尊先嗇也或用其頌報成功也

鞮鞻氏 鞮丁奚反鞻讀如履九具反

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三氏曰鞮鞻者四夷樂人所履之履 芸閣呂氏曰鞮鞻革履也周官有鞮鞻氏蓋變夷之服也革去毛而未為韋非吉履也

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 祭祀則歛而歌之燕亦如之

鄭氏曰四夷之樂東方曰柷南方曰任西方曰柷離北方曰禁

劉氏曰王者日設官掌四夷之樂者示四夷之樂王化也故於祭祀賓客服其服奏其樂聲其歌以明

王道之廣大也

典庸器

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鄭氏曰庸功也鄭司農云庸器有功者鑄器銘其功春

秋傳曰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 王介甫曰征伐所得之器而謂之庸器者庸民功也則征伐

之功凡以為民非利其器故也

掌藏樂器庸器及祭祀帥其屬而設筍虘陳庸器饗食賓

射亦如之大喪斂筍虘

王氏曰筍虘所以垂鍾磬之屬也橫曰筍植曰虘 鄭

氏曰設筍虘眡賸當以縣樂器焉陳功器以華國也

司干

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鄭氏曰干舞者所持謂盾也春秋傳曰萬者何干舞也掌舞器祭祀舞者既陳則授舞器既舞則受之賓饗亦如之大喪厭舞器及葬奉而藏之

王氏曰樂有文舞有武舞文舞則籥師教之武舞則司干教之 劉氏曰國子未成童之時所學小舞則此干戈當須輕小其制便於國子秉執而旋故列在樂器之中而屬於大司樂也文王世子所謂冬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則是舞勺舞象時所用之器司其之職祭祀授舞者兵司戈盾之職授舞則國子成人者學

六舞當受於夏官矣

大卜下大夫二人卜師上士四人卜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氏曰問龜曰卜大卜卜筮官之長 王氏曰大卜以

下大夫爲之而其官屬甚衆蓋先王重其事故也先王成天下之亶亶定天下之吉凶莫大乎著龜而名官獨曰大卜者以龜爲主也左傳所謂筮短龜長不如從長者是也蓋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黃氏曰三從二逆作內吉作外吉二從二逆作內吉作外凶人可違也卜筮不可違也筮可違也卜不可違也故乃心卿士庶民與筮之數或可逆至於龜則有從而

已 ䷗ ䷗ 曰卜人無別職以其助大卜卜師行事故也

大卜掌三兆之灋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兆或作鄉

䷗ 曰大卜所掌先三兆後三易次三夢者以筮短龜長夢以叶卜筮故以先後為次 鄭氏曰兆者灼龜發於

火其形可占其象似玉瓦原之豐罇是用名之焉原原田也上古以來其法可用者有三 ䷗ 曰玉兆夏也瓦

兆殷也 鄭氏曰杜子春云原兆有周之兆 王氏曰經常也其經兆之體則龜常兆之體也 鄭氏曰頌謂

絲也三法體絲之數同其名占異耳百二十每體十絲掌三易之灋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

其別皆六十有四

鄭氏曰易者揲著變易之數可占者也 王氏曰夏曰

連山商曰歸藏周曰周易 ䷗ 曰連山以純艮為首艮

為山也歸藏以純坤為首坤為地萬物莫不歸藏也周

易以純乾為首焉夏殷易以七八不變為占周易以九

六變為占左傳云穆姜筮之遇艮之八周易占九六而

云遇艮之八是據夏商不變為占之事其經卦皆八乾

坤震巽坎離艮兌也其別六十四也 鄭氏曰每卦八

變者重之數也

三夢之灋一曰致夢二曰臆夢三曰咸陟其經運十其

別九十 臆讀如諸我臆之持居 咸陟如字運當為燁

鄭氏曰夢者人精神所寤可占者致夢言夢之所至夏
后氏作焉臚得也亦言夢之所得殷人作焉咸皆也
得也言夢之皆得周人作焉經運是視輝所掌十輝也
王者於天日也夜有夢則晝眠日旁之氣以占其言
凶凡所占者十輝每輝九變其術今亡 劉氏曰王者
之心天地萬物之心也故其心之有夢則日為之輝是
以與日同占焉

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
果六曰至七曰兩八曰瘳以八命者贊三兆三易三夢之
占以觀國家之吉凶以詔救政 瘳勅留反
王氏曰古之作事者不殫一已之思慮明則謀之人

則謀之鬼故其所以作龜而命之者有八焉 鄭氏曰

作龜作其辭於將卜以命龜 王介甫曰征討伐及行

役也 疏曰鄭良霄云先王卜征五年歲習其祥 王

介甫曰象天象變動 鄭氏曰鄭司農云天垂象見吉

凶春秋傳曰天事恒象皆是也 鄭氏曰與所與共事

也 劉氏曰謀大疑之得失也果者卜所求之果否也

鄭氏曰果者果決為之若吳伐楚楚司馬子魚卜戰令
龜曰謝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是也

至者卜所俟之至否也 王氏曰雨者卜時之雨不雨

瘳者卜病之瘳不瘳 鄭氏曰以此八事命卜筮者

參之以夢春秋傳曰筮襲於夢武王所用 王氏曰邦

事之八命以下之龜故用三兆之法以占之以筮之書

故用三易之法以占之以考之夢故用三夢之法以占
之作八命非特占之於龜亦驗之於筮叶之於夢而後
已夫大小以龜八命替易夢之占而占人以八筮三八
頌則占筮以筮夢合焉故洪範大疑謀及卜筮兩既其
從違以斷吉凶而武王曰朕夢協朕卜戎商必克者此
也如是則則國家之吉凶可以前知則詔王正厥事以救
之也蓋士口凶之變雖自乎天而其所以感召之者實自
乎人知凶而修政以救之則可以轉禍而為福矣古人
有以人君之言三而癸惑之退舍孰謂救政之不可為
歟 雜說曰大小一官專在詔救政蓋國家將興必有禎
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既於卜筮前知使人君預為修

省之道其為國家之利大矣

九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眡高作龜大祭祀則眡高命
龜九小事泣卜國大遷大師則貞龜九旅陳龜九喪事命
龜

鄭氏曰之鄭司農云貞問也國有大疑問於著龜 王氏

曰立君以立嗣天下之本也大封以命諸侯一國之本

也故為爭之大 鄭氏曰卜用龜之腹骨骨近足者其

部高眡高眡龜骨高處作龜以火灼之以作其兆也泣

卜代宗伯也 陳氏曰大小或作或命或貞或陳其事

不一喪祭輕於大貞則命龜大迂大師輕於喪祭則貞

龜九旅則陳龜而已考之儀禮卜人奠龜宗人眡高及

坐命龜而後卜人坐作龜然則大卜於大祭祀凡喪事
命之而不作則作者其屬也國大貞作之而不命則命
者小宗伯也貞龜則貞之於卜位而不親命也陳龜則
陳之於饌所而不卜也 王介甫曰陳龜陳而不作與
陳樂器同

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
弓兆凡卜事眡高揚火以作龜致其墨凡卜辨龜之上下
左右陰陽以授命龜者而詔相之

鄭氏曰開開出其占書也經兆百二十體此言四兆者
分之爲四部若易之二篇書金縢曰開筮見書是謂歟
其云方功義弓之名未聞眡泣卜也揚猶熾也致其墨

者孰灼之明其兆 劉氏曰兆體勞釁爲兆徵而不可
以辨故致其墨食則見而可辨矣書曰惟洛食 疏曰

龜有六種 鄭氏曰上仰者也下俯者也左左倪者也

右右倪也陰後弁也陽前弁也所卜者當各用其龜大
祭祀喪事大卜命龜則大貞小宗伯命龜其他卜師命
龜卜人作龜則亦辨龜以授卜師詔相告以辭及威儀

龜人

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氏曰工取龜攻龜

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
果屬西龜曰雷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

色與其體辨之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各以其物入于龜室上春釁龜祭祀先卜若有祭事則奉龜以往旅亦如之喪亦如之辨音亦果讀為羸曾火反雷力胃釁許靳反

鄭氏曰屬言非一也色謂天龜玄地龜黃東龜青西龜白南龜赤北龜黑龜俯者靈仰者繹前弁果後弁獵左倪雷疏曰左倪不類不類即雷一也以其在陰故不能長前後而頭向左相睥睨然右倪若是其體也東龜南龜長前後在陽象經也西龜北龜長左右在陰象緯也天龜俯地龜仰東龜前南龜卻西龜左北龜右各從其耦也龜室六龜各異室也秋取龜及萬物成也攻治也治龜骨以春是時乾解不發傷也上春夏正建寅之月月令孟冬云釁祠龜策秦以十月建

為歲首則秦亦或以歲首釁龜耳釁者殺牲以血之神之也先卜始用卜筮者王氏曰耕則祭先畷馬則祭先牧食則祭先飯示不忘本也况卜以吉凶前民用安可忘之乎天曰祀地曰祭兼言祭祀者天神地明而不測卜能通之在所尊焉天地之道也鄭司農云祭其粗與鄭氏曰奉猶送也送之於所當卜董氏時髓反本又作聖同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王氏曰董荆木也灼龜用荆故名官曰董氏掌共燹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爇燹燹遂歛其燹契以授卜師遂役之燹又裁約反燹讀如鑄燹之燹粗弄反契善計反燹讀如鑄燹之燹存悶反

鄭氏曰杜子春云燂謂所藝灼龜之木也契謂契龜之
鑿也詩云爰始爰謀爰契我龜玄謂士喪禮曰楚燂
燂燂置于燂在龜東楚燂即契所用灼龜也燂謂炬其存
火疏曰後鄭取燂火之義燂然也杜子春云明火以陽燂取火於日
王氏曰契之銳頭為燂以契之銳頭火而吹之其頭若
戈鐔焉燂契既然乃授卜師以卜師揚火作龜以致其
墨是也董氏因而贊相其事為卜師之所役也

占人

下士八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

鄭氏曰占人占者龜之卦兆吉凶 王氏曰易曰以下

筮者尚其占蓋占事知來以視兆吉凶則謂之占人

掌占龜以八簪占八頌以八卦占簪之八故以眡吉凶凡

卜簪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圻凡卜簪既事則

繫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簪音筮繫音比毘志反

鄭氏曰占人亦占筮言掌占龜者筮短龜長主於長以

八筮占八頌謂將卜八事先以筮筮之言頌者同於龜占

也 疏曰八頌之八事即大卜邦事作龜之八命也八

故亦八事也 鄭氏曰以八卦占筮之八故謂八事不

卜而徒筮之也其非八事則用九筮占人亦占焉 王

氏曰筮有八故八筮則八故之筮也龜有八命八頌則

八命之頌八卦則八筮之卦由此推之則占人雖以占

龜為主亦合筮而占焉兩眡其從違以斷吉凶也 王

介甫曰卜以龜筮以著占體占色占墨占圻皆占龜而
曰凡卜筮則筮亦占體故也詩曰爾卜爾筮體無舊言
筮占體可見矣 鄭氏曰體兆象也色兆氣也墨兆廣
也圻兆豐也體有吉凶色有善惡墨有小大圻有微明
尊者視兆象而已卑者以次詳其餘也周公卜武王占
之曰體王其無害凡卜象吉色善墨大圻明則逢吉
王氏曰卜之事龜圻而後墨見墨見而後色著色著而
後體備卜人先占圻史占墨次之大夫占色又次之衆
占備焉而後君占體以斷吉凶事之序也故玉藻曰卜
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據事序先後言之而周禮先言
君占體者尊卑之序也凡卜筮既事則繫幣以比其

謂禮神之幣也此其命謂書其命龜筮之辭而比之歲
終則計其占之中否則以考官占之得失而進退之

筮人

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鄭氏曰問著曰筮其占易

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九

筮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

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以辨吉凶九

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上春相筮九國事共筮

王砥易以卦言筮以數言定數然後成卦則筮定數於

始卦成體於終也易有三則所立之名不同筮有九則

所筮之事不一 劉氏曰筮之有九猶龜之八命 鄭氏曰此九巫讀皆當為筮字之誤也更謂筮遷都邑也 咸猶僉也謂筮衆心歡否也式謂筮制作法式也目謂事衆筮其要所當也易謂民衆不悅筮所改易也比謂筮與民和比也祠謂筮牲與日也參謂筮御與右也環謂筮可致師不 王氏曰大事先筮而後卜者兼用卜筮而尊龜焉故後之吉凶取斷於龜也 鄭氏曰相謂釋也 王介甫曰筮亦有美惡如龜矣

占夢 本又作寤

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

之吉凶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噩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季及聘王夢獻吉夢于王王拜而受之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遂令始讎歐疫杜子春云噩當為驚讀為釋難乃多又

王氏曰其歲時其夢之歲時也 王介甫曰人之精神與天地同流通萬物一氣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此占夢之所以設也 王氏曰列子曰神遇為夢形接為事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蓋人之生也受命於天地賦形於陰陽則其精神往來與陰陽相為流通而禍福妖祥成敗得喪之出於吉凶者固無所逃矣 鄭

氏曰天地之會違厭所處之日辰陰陽之氣休王前後
日月星辰之行及合辰所在春秋昭三十一年十二月
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晉趙簡子夢童子裸而轉以
歌且而日食占諸史墨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
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
始有適火勝金故弗克此以日月星辰占夢者也正夢
無所感動平安自夢也噩夢驚愕而夢思夢覺時所思
念之而夢 王介甫曰寤夢若孤突夢太子申生 鄭
氏曰喜夢喜悅而夢懼夢恐懼而夢季冬日窮于次月
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於是發幣而問若休慶之
云爾因獻群臣之夢言於王歸美焉詩云牧人乃夢夢

維魚矣旒維旟矣此所獻吉夢 劉氏曰人之精神通
乎天地機祥兆於至誠中庸曰至誠之道可以先知國
之將興必有禎祥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
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亦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季冬聘問于王之夢以天道終而復始必有機祥預兆
于夢也吉則獻其說王拜受之貴天命也不吉則舍萌
于四方者謂兆也謂夢不吉則求其所以不吉之萌兆
於四方而舍去之以贈送其惡夢使不復効也遂令始
讎驅疫以逐不祥之氣用以受新焉

眠侵

子鳩反

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鄭氏曰侵陰陽氣相侵漸成祥者魯梓慎云吾見赤黑
之侵 王氏曰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又曰天垂象
見吉凶聖人則之天人同流相應而不相遠先王於天
象必立官以觀妖祥辨吉凶所以和同天人之際使之
無間此眡侵之所由設也

掌十輝之灋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曰侵二曰象三曰鑿四
曰監五曰闇六曰瞢七曰彌八曰叙九曰濟十曰想掌安
宅叙降正歲則行事歲終則弊其事

亡鄭反故書彌作迷
濟作資幣必世反

輝音運鑿讀如童子
佩鑿之鑿許規反瞢

鄭氏曰鄭司農云輝日光氣也 王氏曰妖祥者吉凶
之方萌吉凶者妖祥之成事 鄭氏曰鄭司農云侵

陽氣相侵也象者如赤鳥也 劉氏曰象者陰氣附日

凝結成象鑿墨氣如鑿刺於日也 鄭氏曰鄭司農云

監雲氣臨日也 劉氏曰闇者日食之既方書而闇也

瞢者陰氣蒙蒙日光瞢然也彌者橫氣貫日迷天也叙

者片段成列有次序也濟蟠螭升濟于日旁也想雜氣

象似以成形想也 又曰日者大陽之精出地則為晝

照物則為生陰斜之象或侵于晝日光所灼莫不消除

也今日旁有陰邪之氣干犯之而不能消除者陽剛之

德衰日光為之微弱陰邪盛大莫克消除以成十者之

異以洪範五行推之則人君無剛健之德陰邪氣盛干

犯日光謫見于天以示警戒也聖人設官以掌其事方

有萌兆則詔于王而救政脩焉 王氏曰掌安宅叙降者謂人覩妖祥則不安其居者視祲則以其法為之安其居處也又為叙其妖祥而降之使之備其凶而應其吉若保章降凶荒之祲象是也正歲則行事者行安宅叙降之事以豫告乎下也 鄭氏曰幣斷也謂討其吉凶然否多少

大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祝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氏曰大祝祝官之長 胡仁仲曰醫卜祝史技數也然切於人身而人理之所不能不用者也先王之世醫卜祝史世守其事而屬身于官醫以十全為上過誤而

殺人者有誅有大事則訊之卜有疑事則決之卜而吉凶軍賓嘉凡有告于鬼神者必祝史宣其意然後主事者得全其精而與神明交矣今世則不然散于民間取人者無罪驕人者無禁殺人者無誅而妙達陰陽之寇有十全之功者官亦莫之旌用也國有大事事有大疑內不反復諸心外不謀之士庶精不謀之龜筮而卜道以亡噫五禮之不得其理久矣君子漫不知其義祝史豈能知其數哉故民間惟有疾病則卜而卜者率皆誑言其鬼其神之怨怒以恐惑之民寧破產祀鬼而不求醫至有収荒夷之神驅除其祖考而不薦者豈不傷人情逆天理乎是故君天下欲神其民者雖醫卜祝史之

流亦必如先王之世然後禮教可行也

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祝
一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祝之秀反

皆同

疏曰此六辭皆是祈禱之事皆有辭說以告神故曰六
祝之辭 王氏曰先王中心誠信於鬼神示而其誠不
可見大祝以辭薦信於鬼神示然後可以求福祥求永
貞 劉氏曰先儒咸以小祝小祭祀侯穰之事以解六
辭非其義也大祝者祈祝大事也故郊祀天地社稷宗
廟六享則用大祝之六辭所以祈福祥於國家 鄭氏
曰求長也貞正也求多福歷年得正命也 劉氏曰順

祝祈四時叶順也年祝祈大有年也 鄭氏曰言祝祈

福祥 王介甫曰化祝彌裁其遠臯疾 劉氏曰瑞祝

祈順氣成象天降甘露地出醴泉也筴祝祈龜筮不違

乎人大同而逢吉也 若金縢冊祝也

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禴四曰禘五曰

攻六曰說造七禴及禘音詠

劉氏曰彼六祝者因祭享祀而祝之也此六祈者特為

一事祭而祈之 王氏曰夫鬼神示之於人幽明異勢

疑若不可同也然鬼神聰明正直依人而行先王與鬼

神合其吉凶則同鬼神示固有道矣大祝之六祈以其

誠信於鬼神示而已類合其類而祭若類上帝之屬也

造即其所而祭若造于祖之屬禴若禴國之凶荒民之
札喪之屬祭若春秋祭祭之屬攻以治去其害故剪氏
以攻祭攻之之屬以辭責之之謂說若庶氏以攻說禴
之之屬先王所祈如此亦以與民同吉凶之患而已彼
於禍福之際固未數數然也

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誥四曰
會五曰禱六曰誅鄭司農云詞當為辭

鄭氏曰一曰祠者交接之辭春秋傳曰古者諸侯相見
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辭之辭也 劉氏曰命者王者
之命令以通下情若說命畢命誥者若湯誥洛誥會者
謂王者會同諸侯有辭以誓之若其誓湯誓泰誓 鄭

氏曰禱智慮言福祚之辭若禮記所謂善頌善禱誅若

哀公誅孔子之屬賽禱曰祠禱若禱尔
于上下神祇之屬

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示號四曰牲號五曰齎
號六曰幣號齎音咨

劉氏曰謂易其常名以為美稱用申其所以尊而敬之
之心焉 鄭氏曰神號若云皇天上帝鬼號若云皇伯
祖某示號若云后土地祇牲號犧牲皆有名號若牛曰
一元大武豕曰剛鬣齎盛皆有名號若黍曰香合梁
曰香萁稻曰嘉蔬幣號若玉曰嘉玉幣曰量幣

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三曰炮祭四曰周祭五曰振
祭六曰擗祭七曰絕祭八曰繚祭九曰共祭炮白交反擗
而泉反繚音了

劉氏曰大祝之設所以事鬼神者也此九祭當是六享於宗廟而皇尸祭食之法是以大祝掌之然而祭食祭所先進凡賓主行食禮則莫用焉天子祭禮不存今以諸侯之大夫少牢饋食之禮明之命祭謂安尸尸坐祝始命尸取韭醢徧擣于三豆祭于豆間是也行祭謂上佐食取黍稷及切肺受尸尸受而同祭于豆間賓尸所謂蕪祭以其衍多故云衍也炮祭謂次賓羞羊膳尸擣鹽而祭也周祭謂實尸依殺祭之也振祭謂凡牢榘魚腊幣有皆擣泉之振之擬祭弗真是也擣祭謂凡取菹以擣于醢而祭也絕祭謂割肺以絕其本而祭也絀祭謂割肺之大本而紾之以為繚祭大夫以下絕而不絀

以上條而又絕故鄉飲酒稱弗繚右絕末以祭也共祭謂凡尸之食祭皆上佐食工祝共之所以尊之也

辨九擣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擣六曰凶擣七曰奇擣八曰褒擣九曰肅擣以享右祭祀

擣音拜下同振讀為振擣之振奇讀為奇擣之奇紀宜反褒音報右讀為隋

劉氏曰稽首頭至地久而後興頓首至地即興空首至手即興所謂拜手也 疏曰稽首拜中最重臣拜君之

禮哀十七年公會齊侯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

齊人怒孟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又公如晉孟

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

矣君拜臣下當從空首拜其有敬事亦稽首周誥曰周

公拜手稽首成王亦拜手稽首是已凡自敵者皆從頓首拜
陳氏曰春秋時晉穆嬴抱太子頓首於趙宣子魯季平子頓首於叔孫則頓首非施於尊者之禮也
鄭氏曰振動戰栗變動之拜書曰王動色變吉摯拜而後稽顙凶摯稽顙而後拜奇拜謂一拜也
陳氏曰儀禮鄉飲鄉射聘禮士相見禮凡禮之殺者皆一拜是也
鄭氏曰鄭大夫云褒讀報報拜再拜是也鄭司農云肅拜但俯下手今時禮是也介者不拜故曰為事故敢肅使者
芸閣曰禮記肅客謂俯手以揖也
陳氏曰大祝言禮之重者則先稽首而繼之以頓首空首振動言禮之輕者則先奇拜而繼之以褒拜肅拜則頓首空首

振動禮之漸殺者也褒拜肅拜禮之尤殺者也
鄭氏曰享獻也謂朝獻饋獻侑勸尸食而拜

凡大禋祀肆享祭示則執明水火而號祝隋豐逆牲逆尸令鐘鼓右亦如之來瞽令臯舞相尸禮既祭令徹大喪始崩以肆鬯泚尸相飯替歛徹奠言甸人讀禱付練祥掌國事國有大故天裁彌祀社稷禱祠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國將有事于四望及軍歸獻于社則前祝大會同造于廟宜于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及行舍奠建邦國先告后土用牲幣禁昏逆祀命者頒祭號于邦國都鄙

禮音因隋許規反右亦當為侑臯讀為卒嗥呼之嗥戶高反相息亮反弭亦爾反什當為禘

鄭氏曰禋祀祭天神也肆享祭宗廟也
王氏曰祭

祭地示也 王介甫曰明水以盥取水於月明火以燧
取火於日至潔而清明者也號六號祝六祝 鄭氏曰
隋釁謂薦血也凡祭血曰釁王氏曰隋若守祧所謂藏
其隋逆牲則二裸之後王出廟門而逆牲逆尸則向祭
之晨王出廟門而逆尸隋釁逆牲逆尸皆以鍾鼓為節
大祝令之而已右謂尸食而侑之來瞽皇舞樂師詔之
大祝來之也 鄭氏曰相尸禮延其出入詔其坐作也
肆鬯所為陳尸設鬯也泚尸以鬯浴尸大喪言甸人讀
禱者言猶語也禱六辭之屬禱也甸人喪事代王受青
災大祝為禱辭語之使以禱於藉田之神 王氏曰凡
喪虞卒哭而有祔祭十三月小祥而練二十五月大祥

註疏掌國事辨護之也彌猶徧也徧祀社稷及諸所禱
既則祠之以報焉爾雅曰起大事動大眾必先有事乎
社而後出謂之宜所謂宜于社也司馬法曰將用師乃
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辰以禱于后土四海神祇山川
冢社乃造于先王所謂造于祖也春秋傳曰君以師行
祓社釁鼓祝奉以從詩曰乃立冢土戎醜攸行所謂設
軍社也詩曰是類是禡爾雅曰此師祭也所謂類上帝
也前祝者王出也歸也將有事於此神大祝居前先以
祝辭告之玉人職有宗祝以黃金勺前馬之禮是謂過
大山川歎用事亦用祭事告行也曾子問曰凡告必用
牲幣反亦如之 陳氏曰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

迎尸以下事古者釋奠或施於山川或施於廟社或施於學 劉氏曰禁督逆祀命者謂不稟天子命令而僭於祀典者禁之頒祭號于邦國都鄙謂彼得祭者則頒其號也 鄭氏曰號六號也

小祝掌小祭祀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裁兵遠臯疾大祭祀逆齋盛送逆尸沃尸盥替隋替徹替奠几事佐大祝大喪替溲設熬置銘及葬設道齋之奠分禱五祀大師掌釁祈號祝有寇戎之事則保郊祀于社凡外内小祭祀小喪紀小會同小軍旅掌事焉 彌讀曰救亡爾反熬五羔反齋音咨

劉氏曰非天地宗廟日月星辰社稷而當祭祀之者皆

小祝所掌也候候也候迎順氣之祭禳祭以禳除災也既將事以侯禳則禱以祈之祠以報之而掌祝號焉 鄭氏曰逆迎也 劉氏曰弭裁兵亦有祭焉以見王者不得已而用兵也臯疾天降罪罰札瘥其民為政者之所恐懼也故設祭禳以遠之 鄭氏曰隋尸之祭也奠謂也祭祀奠先徹後反言之者明所佐大祝非一也几事佐大祝唯大祝所有事也大喪設熬棺既蓋熬黍稷設於其旁所以惑蚍蜉也銘書死者名於旌齋猶送也送道之奠遣奠也 劉氏曰既設道齋之奠又分禱五祀以告王喪之行 鄭司農曰釁釁鼓也春秋傳曰君以軍行被社釁鼓祝奉以從 王氏曰有寇戎之事則

保郊保神墳之在郊者祀于社社不在郊無所事保故祀之而已保郊所以防患祀社所以弭兵也

喪祝

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掌大喪勸防之事及辟令啓及朝御匱乃奠及祖飾棺乃載遂御及葬御匱出宮乃代及禭說載除飾小喪亦如之掌喪祭祝號王弔則與巫前掌勝國之社稷之祝號以祭祀禱祠焉凡卿大夫之喪掌事而斂飾棺焉朝直遙反舊音舊說吐活反鄭氏曰勸倡道前引者也防執被備傾戲也疏曰天子七月而葬七日殯殯時以槨鼓塗其棺及至葬時除

鼓塗槨所謂辟也

鄭氏曰鄭司農云命啓喪祝命後

人開之及朝謂將葬朝於祖考之廟而後行則喪祝為

御匱也奠朝廟奠也及祖謂將葬祖於庭象牲時出則

祖也玄謂祖為行始飾棺設柳也紐之屬乃載遂御御

之者執翹居前卻行為節度及葬御匱出宮乃代喪祝

二人相與更也鄭司農云及壙說載下棺也除飾去棺

飾也鄭氏曰喪祭虞也鄭司農云王弔則與巫前

喪祝與巫以桃茢執戈在王前也鄭氏曰勝國邑所

誅討者社稷者若亳社是已存之者重神也雜說必

立亡國之社何也蓋存先代之後忌子外之日寶和乘

之器古人如此皆有深意如詩之有客白馬助祭於廟

皆是所警言戒修省之意

甸祝

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鄭氏曰甸之言田也田狩之祝

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舍奠于祖廟禴亦如之師甸致

禽于虞中乃屬禽及郊饁獸舍奠于祖禴乃歛禽禴牲禴

馬皆掌其祝號貉書亦或作禴舍讀為釋屬音獨饁于禴反禴音誅

王氏曰貉師祭也立表以祭故謂之表貉 陳氏曰古

人祭貉於立表之處無壇壝其置甲冑弓矢於神坐之

側建稍於神坐之後此師祭也 鄭氏曰田者習兵之

禮故亦禴祭舍奠告將時田若將征伐鄭司農云禴父

廟也 王氏曰師田用師以田也

劉氏曰致禽於虞

中乃屬禽及郊饁獸既田則虞人植旗所禴之地屬禽

各以其類聚之也乃以所獲之獸饁饋于郊薦於四方

群兆入以釋奠于祖禴告至也歛禽者擇取三十八于

腊人以為乾豆備祀享祭焉禴禱也禱牲禱馬者又因

歛禽以祭牲牢之神求其博碩肥脂也以祭馬祖之神

求其六閑四種孔阜奕奕也詩曰吉日維戊既伯既禱

其是之謂乎 詛祝側慮反

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鄭氏曰詛祝之使沮敗

掌盟詛類造攻說禴禘之祝號作盟詛之載辭以叙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信

鄭氏曰八者之辭皆所以告神明也盟詛主於要誓六事曰盟小事曰詛 王氏曰詩曰侯詛侯祝是也類造攻說禴禘大祝之六祈也 鄭氏曰載辭為辭而載之於策坎用牲加書于其上也春秋傳曰使祝為載書國謂王之國邦國諸侯之國也 劉氏曰謂彼不信而渝盟以負于神也故叙國之信以詛之于神用以質邦國之劑信質成也劑謂盟載之約也俾明神降禍於渝者則天下無敢持不信以事其君焉無敢渝盟以事不信焉

司巫

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

鄭氏曰司巫巫官之長 王昭國語曰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神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楚語之言則是而其謂男覲女巫則誤也 雜說先王之時安有祝詛之事今特設巫祝一項官十餘員周公似好誣者是不然正是周公通幽明之理所以安鬼神之道與堯命重黎相似重黎雖不是巫亦是此意到漢無此一項官淫祠誦祭無所不有遂有巫蠱之事看漢如此之殺雜方知周

之意思深長

掌羣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國有大裁則帥

巫而造巫恒祭祀則共匱主及道布及菹館凡祭事守瘞

凡喪事掌巫降之禮匱音冊菹子都反瘞於例反

王氏曰男巫女巫皆不豫為負數司巫則羣巫之長故

掌其政令 鄭氏曰雩旱祭也天子於上帝諸侯於上

公之神鄭司農云魯僖公欲焚巫尪以其舞雩不得雨

也杜子春云帥巫而造巫恒謂司巫帥巫官之屬會聚

常處以待命 劉氏曰祭祀則共匱以藏木主 王氏

曰主者神所依匱則承主之器也 鄭氏曰道布者為

神所設巾中霽禮曰以功布為道布屬于几也菹之言

也祭食有當藉者館所以承菹若今筐也士虞禮曰苴

利茅長五寸實于筐饌于西坵上几祭祀守瘞謂若祭

地示有埋牲王者則守之祭禮畢則去之 劉氏人死

骨肉歸于土精神陟于天故喪事則巫掌降其神焉

男巫無數女巫無數其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

人徒四十人

鄭氏曰巫能制神之處位次主者 王氏曰祝則以辭

而通神巫則神所降而依之故巫所以佐祝

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冬堂贈無方無筭春招

珥以除疾病王弼則與祝前衍讀為延聲之

王氏曰望祝謂九祝所祀之神男巫則望而降之 疏

王

疏

曰衍延望延其神 王氏曰授號授祭者以祭號大祝所辨六號是也 王介甫曰旁招以茅者以茅招所祀四方之神以茅則與藉之用茅同意 劉氏曰冬者歲之窮理宜推故以納新也况堂乃人之所寢而安之者不宜有邪氣有妨春陽之來也不宜有妖崇以礙吉祥之至也 鄭氏曰冬歲終以禮送不祥及惡夢皆是也其行必自堂始巫與神通言當東則東當西則西四方爲可也 劉氏曰小大多少莫不除之故曰無筭春陽既來則亦祭以招吉祥以弭去禍崇則疾病可得而除矣 王氏曰與祝前與喪祝 王介甫曰弔用巫祝臨死者故也

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旱暵則舞雩若王后弔則與祝而九邦之大裁歌哭而請 曠呼旱反

劉氏曰祓除邪氣又煮香草桃茆以釁浴皆乘陰陽代謝之時爲之今醫方猶爾旱暵帥女巫以舞助陰氣也 鄭氏曰求雨以女巫檀弓曰歲旱繆公召縣子而問焉曰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無乃已疏乎女巫與女祝前后如王禮也九邦之大裁歌哭而請有歌者有哭者異以悲哀感神靈也

大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氏曰大史史官之長 雜說大史掌頒告朔于邦國

大祭祀則與執事卜日大師則抱天時又藏六官之所
登馮相保章皆占星象則職於大史之下此職蓋述紀
國事及星曆卜祝矣惟其職掌紀錄明曆卜故九郡國
計書及天官星曆諸書皆藏於此晉韓宣子適魯觀書
於大史見易象與魯春秋則知象數赴告之書藏於大
史明矣大史惟有此書故得紀成敗占災異也在周已
然則為可知楚昭王時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楚子
使問周大史對曰其當王身乎則知太史兼明天象明
矣

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灋以逆官府之治
治手則以逆都鄙之治凡辨灋者改焉不信者刑之凡邦國

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以貳六官六官之所
約劑亂則辟灋不信者刑之治灋婢亦反

王先生曰大宰建邦之六典小宰司會皆貳之耳而司
書則直掌其書耳至於大史言建邦之六典與大宰一
同以此知大史之權最重蓋古之日官也左傳曰天子
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辰日禮也日御不失
日以授百官于朝是太史雖非卿而其實建六典以居
六卿之職 雜說大史掌六典八法八則宜屬於天官
而乃在此何也凡大宰之命令大史必與焉見於書之
顧命國語藉田之事類皆可攷 鄭氏曰逆迎也六典
八法八則冢宰所建以治百官大史又建焉以為王迎

受其治也。王氏曰上之制下以有法也其書皆藏於大史而邦國官府都鄙有疑者則使之辨於大史而考之不信者是謂非法其刑之宜矣夫天子制法臣下守法是宜承式而行謹度而循苟辨而不信事理妄會是奮其私智將至於亂法矣然則攷其辨法所以伸其在下之情刑其不信所以杜其好辨之源也。鄭氏曰約劑約盟之載辭及券書也。王氏曰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若大亂則六官辟藏其不信者殺蓋六官所藏約劑有登于司約而藏焉者大史又藏焉則以貳六官所藏及其所登者而參攷之故也約劑所以輔信令又從而亂之則倍信而奸偽滋起啓其書而正之不信

則奸偽可知刑之所取也司約不信者服墨刑大亂則殺亦以約其罪之輕重也

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頒告朔于邦國閏月詔王居門終月

鄭氏曰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朔不齊正之以閏若今時作曆日矣定四時以次序授民時之事春秋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本於是乎在。疏曰一年之內有二十四氣一月二氣皆朔氣在前中氣在後朔氣在晦則後月閏中氣在朔則前月閏節氣有入前月法中氣無入前月法中氣匝則為歲朔氣匝則為年假令十二月中氣在晦則閏十二月十六日得後

正月立春節此即朔數曰年至後年正月一日得啓蟄
中此中氣匝此即是中數曰歲 王氏曰先王上以因
天之時下以成人之事或頒于官府或頒于都鄙王國
之事時定矣然後頒告朔于邦國 鄭氏曰天子頒朔
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奉行之謂之
告朔 王氏曰玉藻曰諸侯皮弁聽朔于大廟吉月必
朝服而朝則古人重朔如此而文公不視朔此于貢所
以欲去告朔之餼羊也孔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劉氏曰明堂路寢宗廟皆有五室十二堂四門每月視
朔聽政于其堂王居必隨日月之會也閏月無所會之
次故居其月門之左扉 王氏曰先王曆象日月星辰

以授人時其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其餘則歸之閏閏非四時之正也而四時不得則不正
然歲時日月蓋有常矣而置閏則無常王者體天而立
道於四時春居青陽秋居總章夏居明堂冬居玄堂其
居固有常矣至閏而居門以門者一闔一闢之變而往
來不窮之道也玉藻曰閏月闔門左扉居其中然則王
之居門也豈一朝一夕而已哉凡以應天而已則不可
以不終月終月者所以成其事也所以見于者消息盈
虛與時偕行也

大祭祀與執事卜日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
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辨事者攷焉不信者誅之大會同

朝覲以書協禮事及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大師抱天時
與大師同車大遷國抱灋以前大喪執灋以泣勸防造之
日讀誅九喪事攷焉小喪賜謚九射事飾中舍筭執其禮

事大帥音臻遺并戰反
舍讚為釋中丁仲反

鄭氏曰大祭祀與執事卜日執事大卜之屬與之者當
視墨 疏曰戒謂散齊七日宿謂致齊三日羣執事預
祭之官 王氏曰祭事則繁矣具載於禮書之文故讀
禮書則按其文之所載而協其事之所當共以史主書
故也 註疏協合也謂習錄所當共之事讀禮書而協
事恐事有失錯物有不共 王氏曰位有常處史執禮
書以次叙之 疏曰大史掌禮知行事得失故與人攷

焉其抵冒職事者誅之此謂與祭之人也 王氏曰

會同朝覲將幣所謂廟中將幣三享之時蓋諸侯將

有三享之禮而王於受授之際其儀亦多矣大史執書

詔王亦以協其禮事 疏曰大出師則大史抱天時據

當時占文也與大師瞽人知天道者同在一車之上共

察天文以知吉凶 鄭氏曰史官主知天道故國語曰

吾非瞽史焉知天道瞽即大師也 王氏曰太師執同

律以聽軍聲以聲而知天道也太史抱天時以書而知

天道也大遷國若盤庚之遷都八史抱司空營國之法

先至其所 鄭司農云勸防引六紼 鄭氏曰大喪遣

之日讀誅謂祖廟之庭大奠將行時也人之道終於此

累其行而讀之凡喪事改焉知其得失也小喪賜謚則
卿大夫也凡射飾中舍筭鄉射禮曰君國中射則皮豎
中於郊則閭中於竟則虎中大夫兕中士鹿中天子之
中未聞中所以盛筭也設筭於中以待射時而取之射
中則釋之 王氏曰中形為閭虎兕鹿之屬而鑿其背
以盛筭明善射多筭則能勝物而制之以為用也執其
禮事以禮書皆掌於大史故也 疏曰謂射禮也

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
大祭祀讀禮灋史以書叙昭穆之俎簋大喪六賓客大會
同大軍旅佐大史凡國事之用禮灋者掌其小事卿大夫之
喪賜謚讀誄故書奠為帝杜子春云帝當為奠

鄭氏曰鄭司農云志謂記也春秋所謂周志國志謂
鄭書之屬是也史官主書故韓宣子聘于魯觀書大史
氏劉曰志即國繫世則帝繫世本之屬是也小史主定
之瞽矇諷誦之 王氏曰父謂之昭子謂之穆父子相
代謂之世世之所出謂之繫奠係世以知其本所出辨
昭穆以知其世序凡此皆有書小史則定而辨之 疏
曰先王死日為忌名為諱告王當避此二事 鄭氏曰
大祭祀讀禮法者大史與羣執事也史此小史也言讀
禮法者小史叙俎簋以為節也大祭祀小史主敘昭穆
之俎簋以其主定繫世 王氏曰俎以盛牲簋以盛
其先後有叙多寡有數 鄭氏曰卿大夫之喪賜謚

誅亦以大史賜謚為節事相成也

馮相氏 馮音憑相息亮歹

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鄭氏曰馮乘也相視也世登高臺以視天文之次序

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

辨其叙事以會天位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叙

疏曰十有二歲者歲謂大歲左行之地行於十二辰一

歲移一辰也十有二月者謂十二月建一辰十二月而

周也十有二辰者謂子丑寅卯等也十日者謂甲乙丙

丁等也二十有八星者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等皆有

位處也 王氏曰辨其叙事若仲春辨秩東作厥民

仲夏辨秩南訛厥民因仲秋辨秩西成厥民夷仲冬辨
朔易厥民懌其事各有先後之序 鄭氏曰會天位者

合此歲月日辰星宿五者以為時事之候若今曆日大

歲在某月某日某甲朔日直某也 王氏曰天位謂星鳥

星虛正仲秋星昴正仲冬之 鄭氏曰冬至日在牽牛

景丈三尺夏至日在東井景尺五寸此長短之極極則

氣至冬無德陽夏無伏陰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而

月弦於牽牛東井亦以其景知氣至否春秋冬夏氣皆

至則是四時之叙正矣 疏曰春分日在婁月上弦東井

於婁下弦東井 王氏曰此皆以土圭立表以度其至

否典瑞云土圭以致四時日月者此也

保章氏

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鄭氏曰保守也世守天文之變 劉氏曰馮相氏考諸

歷數以知天道者也保章氏占於天象以察時變者也

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

志古文識

劉氏曰掌天星謂占眡之 鄭氏曰星五星辰日月所

會 王氏曰星辰有贏縮日有明晦月有盈虛變動無

常也而天下之妖祥禍福之遷運于下者實隨之矣

劉氏曰志者記載其變動之順逆以知天下之遷易而

辨其吉凶之大小淺深以詔於天子國者也

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

鄭氏曰星土星所主土也 劉氏曰星土辨九州角亢

氏兖州也房心豫州也尾箕幽州斗牛揚州也虛危壽

州也室壁并州也奎婁胃徐州也昴畢冀州也觜參益

州也井鬼雍州也柳星張三河也翼軫荊州也彗星彗

星犯於其宿為災五星當在其宿而盈縮失度亦如之

故觀其妖祥而知其土矣 鄭漁仲曰按保章氏以星

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如此則分星之說

其來尚矣然古之星經至漢散亡保章氏分星不可攷

今堪輿所載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也鄭氏所引十

二次之分本漢地理志大略見於左氏國語然漢費直

班固蔡邕魏陳卓李淳風僧一行諸家之說大同小異其為十二州之分星明矣然嘗疑之青正東玄枵在北雍正西鶉首在其南揚在東南而星紀在北畢在東北而大梁在正西徐在東而降婁在西豫與三河居天下之中而大火在正東鶉火在西南此其最警者也并在北婁衛在北荆正南而鶉尾在南此其正得躔次者也益在西南而實沈在西幽在東北而折木在東兗在東而差比而壽星鄭在東此其得躔度之微差者也又何耶國語伶州鳩曰昔武王代商歲在鶉火云歲之所在即我分野賈公彥取為正義曰分星則以諸國始分封之年值歲星所在之辰以為之分次此說非也不知國

有分星蓋古人封國之初命以主祀之意昔堯舜封闕伯於商立主辰則辰為商星商人是因封實沈於大夏主參則參為夏星唐人是因今晉陽縣唐後為晉參為晉星如此則是古人封國命以主祀之意無疑辰為商星參為晉星其來久矣非因封國始有分星使封國之時歲星所在即為分星不應相土因闕伯晉人因實沈其為封國命祀之意可考矣漢魏諸儒言星土者或以州或以國辰次度數各因當時歷數與歲星遷徙亦非天文之正不可為據又况魏徙大梁則西河合於東井秦拔宜陽則上黨入於輿鬼并鬼皆秦分方戰國未滅時星象之言見有明驗今則同在畿甸之內或者又執

漢書地理以求之則非也善乎唐一行之言十二次也
惟以雲漢始終言之雲漢江河之氣也認江河脉絡於
兩戒識斗羅升沉於四維下參以古漢郡國其於區處
分野之所在如指諸掌蓋星有氣耳雲漢也北斗也五
星也無非是氣也一行之學其深矣乎

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相息亮反

鄭氏曰歲謂大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也
歲星為陽右行於天大歲為陰左行於地十二歲而小
周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之屬 王氏曰分星經
星也故有所主之封域歲星緯星也異於分主則無常
主矣占其所見之相有逆順盈縮伏見進退之不同而

妖祥著於天下矣

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稜象

疏曰物色也此五色之雲以辨吉凶也 鄭氏曰鄭司

農云以二至二分觀雲色青為蟲白為喪赤為兵荒黑
為水黃為豐故春秋傳曰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為備
故也 王氏曰降豐荒之稜象蓋其說於國使民知之
焉故謂之降事未至而使之備患未至而使之防先王
所以仁民可謂厚矣

以卜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垂別之妖祥

鄭氏曰十二風者十二辰皆有風吹其律以知和否春
秋楚師伐鄭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

多死聲楚必無功是時楚師多凍其命乖別審矣 王
氏曰十有二風風之生於十二辰之位者也蓋天地六
氣合以生風艮為條風震為明庶風巽為清明風離為
景風坤為涼風兌為閭闔風乾為不周風坎為廣莫風
八風本乎八卦傳曰舞以行八風謂此也四維之風兼
於其月故艮為條風而立春亦曰條風巽為清明風而
立夏亦曰清明風坤為涼風而立秋亦曰涼風乾為不
周風而立冬亦曰不周風故八風變而言之又謂十二
風也風生於天地之和氣以風察天地之和和則無事
矣不和則命乖別之妖祥以告人而使知所備焉乖別
異而不同別則離而不合乖別者不和之所致也然乖

別在人而妖祥先見於風則人與天地同流通萬物之
氣故也

凡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序事

王氏曰日月星辰之變動也星土辨九州也十有二歲
也五雲之物也十有二風也即所謂五物 劉氏曰凡
保章之職用此五物以測陰陽之和否察天地之逆順
以詔王反躬務德以修救政也 王介甫曰詔以詔上
訪以訪下救政凶荒乖別之政序事救政之事所當先
後緩急 王氏曰夫惟天有以示人惟人有以奉天修
其誠足以應其情正厥事足以格其變此聖人和同天
人之際而使之無間者也

內史

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
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陳彥群博議成周建官之法內史掌王八柄之法以詔
王治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內史掌書外令
御史掌贊書釋者以為王有命以書致之則贊為辭若
今尚書大抵治黜陟未嘗掌文書至漢時凡有制誥則
以尚書掌之武帝與淮南王爭能每為報書及賜賞召
司馬相如等視草迺遣自後從事文章改尚書令為中
書謁者東漢有蘭臺述作之事唐制待詔翰林院百工
校藝者居焉其後尊重文章而有翰林學士之設親近

人主權重丞相推冊皇后太子翰林則作制詔
翰林學士知內制知制誥知外制

掌王之八柄之灋以詔王治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廢四曰
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奪執國灋及國令之貳以
攷政事以逆會計掌叙事之灋受納訪以詔王聽治凡命
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王
制祿則贊為之以方出之賞賜亦如之內史掌書王命送
貳之柄本又作
柄兵用及

鄭氏曰八柄大宰既以詔王內史又居中貳之 劉氏
曰聖人獨執以制天下治者八柄也大宰掌八柄以詔
王馭群臣者不敢擅其重輕也內史掌其法以詔王治

者又以察其中否也夫八柄雖出於王又非大宰所敢擅也而內史猶以法今攷之者有失其中則弗書其命也期協于中然後方策行焉蓋周之所以獨永其治者設官執法內外相維以制其失而惟中之求也雖貴為天子富有八柄亦不得作好作惡以遂其私而况其下者乎 王介甫曰大宰八柄之序先慶賞而後刑威於慶賞則先重而後輕於刑威則先輕而後重勸賞畏刑之意至於內史則慶賞刑威而不知其孰先主於守法而不預其道揆之意也 王氏曰大宰以八柄詔王馭群臣者明道揆於上而所掌者非特法而已內史掌王八柄之法以詔王治者謹法守於下而道揆有不與

也謂之八柄之法則所掌者法而已謂之王之八柄則法當自王出故也 鄭氏曰國法六典八法八則也 疏曰凡國之政令亦掌其貳以考其政事逆其計會而知其得失善惡而誅賞也 王介甫曰叙事事治先後也綱言於上訪訪事於下 雜說有事斯有法軍旅之事則有軍旅之法田役之事則有田役之法以至祭祀喪紀會同之事莫不皆然內史所掌叙事之法者此又法有便於民者先王不恃法以為便任已以為明也故必納訪於民而使內史受焉其所不便者革之損益必利於民然後可以治天下故先受納訪然後詔王聽治也 鄭氏曰策謂以簡策書王命也王命內史叔與父

策命晉侯為侯伯其文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受策以出王先王曰書之洛誥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是命魯公也畢命曰康王命作冊畢是命畢公也左氏曰王命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是命晉文也鄭氏曰事書若今尚書八省事之者豈徒然哉蓋格物窮理之端而恭之朝夕事為之際此傳說所謂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者也使人主默識於心日與事接於未形之前親切審訂無所偏蔽然後見之則制祿則贊為之故斟酌損益無扞格之患以方出之則輕審明審無偏差不審之處其於賞賜無常固出於人主一時之獨見然所謂贊為者未嘗不與也不然大宰總百官均四海夫豈不能任此責哉蓋內史之官朝夕浴汰其君之心俾見其所當然不可有所奪移也於此當知其深意之所在矣鄭氏曰贊為之為之辭也鄭司農云以方出之以方版書

而出之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玄謂王制曰王之三公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掌書王命遂貳之副寫藏之某氏曰謹王命也外史

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于四方若以書使于四方則書其令使所吏反

雜說內史掌書王命內制今學士也外史掌書外令外

制今舍入也 鄭氏曰外令王令下畿外也志記也四方之志若晉之乘楚之檇杞魯之春秋三皇五帝之書所謂三墳五典 王氏曰掌四方之志則下以知風俗之所向三皇五帝之書則上以考古昔之所行劉氏曰曰伏義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言謂之五典言常道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以待王之稽古焉達其名于四方所以廣先王之道也鄭氏曰書名若堯典禹貢達此名使知之 王氏曰此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也又安有異政殊俗之患 鄭氏曰以書使于四方則書其令書王令以授使者 王氏曰外史掌外令故也

史

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其史百有二十人府四人胥四人徒四十八人

註疏御猶侍也其史百有二十人以掌贊書人多也故其史職亦在府上 東萊曰御史之名見於周官以中士下士為之特小臣之傳命令者耳至於戰國其職益親故獻書多云獻書于大王御史繩池之會各命御史書事而淳于髡亦曰御史在前執法在後是掌記事糾察之任也至秦人主自親事以操御臣下侍御僕從其勢益重而御史大夫遂與丞相分權矣

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九治者受灋令焉

掌贊書九數從政者治所主反

劉氏曰九曰治者皆出於治典而冢宰頒之邦國都鄙

者也故治六官則有六典治官府則有八法治都鄙則

有八則取群吏則有八柄取萬民則有八統任萬民則

有九職歛財賦則有九賦節財用則有九式致國用則

有九貢皆所以為治之本而出於大宰者也御史則以

治令攷察其從違而糾繩之必如其法所以贊冢宰也

王氏曰此即冢宰所謂六典治邦國八法治都鄙官成待萬民之治御史掌其治令焉 王氏曰

法令書之於御史九治者從而受之 鄭氏曰王有命

當以書致之則贊為辭若今尚書作詔文九數從政者

自公卿以下皆胥徒九數見在空缺者 王介甫曰若

令御史掌班簿

巾車

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

史八人工百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鄭氏曰巾車車官之長 王氏曰巾設飾之物車人為

車則於冬官百工之事而巾車之所掌則設飾為主也

王先生曰有車必有馬有馬必有僕有僕必有右王之

五路其馬六其僕五其右三校人之職辨六馬之屬種

馬戎馬齊馬道馬駑馬駟馬此六馬也大馭玉路之僕

戎路革路之僕齊僕金路之僕道僕為象路之僕田僕

為木路之僕此僕五也戎右革路木路之右齊右為玉

路金路之右道右為象路之右此右三也然曰馬曰僕
曰右皆見於夏官而五路獨見於春官蓋春官所以為
禮夏官所以為兵車旗之物屬於禮而馬與僕右屬於
兵所以重其事也

掌公車之政令辨其用與其旗物而等叙之以治其出入
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旂
以祀金路鈎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用雉以封象路朱樊
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華音以勒條纓五就建大
白以即戎以封四衛木路前樊音細建大麾以田以封
國錫音陽樊讀如擊帶之擊步干反旂音留旂其依反直送反龍如字又音龍條讀為條它力反前讀為繼前
篇反又或為結

王氏曰自王之五路至庶人乘役車以上皆典於公
非私車也故謂之公車辨其用謂玉路以祀之類也
其旗物謂玉路建太常之類也等其上下叙其先後以
治其出入是故有先路綴路次路之名焉 陳氏曰路
大也 劉氏曰王之寢曰路寢王之門曰路門王之馬
曰路馬王之車曰路車皆大之稱無所擬倫而曰路焉
鄭氏曰玉路以玉飾諸末 王先生曰明堂位曰乘路
周輅玉路一名乘路 鄭氏曰錫馬面當盧刻金為之
王氏曰詩所謂鈎膺鏤錫是已動則有聲所以養王聽
也 鄭氏曰樊馬大帶也纓馬鞅也 王氏曰纓所以
羈馬也樊與纓皆以五采飾之所以養王明也 陳氏

曰五采一帀為一就與圭纁冕旒之就同 鄭氏曰大
常九旗之畫日月者旂則屬焉 王氏曰玉德之美也
王所乘玉路備德之美然後可以格神而享之故玉路
王乘之以祀 劉氏曰玉以比德也王祭祀乘玉路者
欲王之奉祭祀雖在道途不敢跬步忘乎其德也 鄭
氏曰金路以金飾諸末鈎婁額之鈎也金路無錫有鈎
亦以金為之其樊及纓以五采廟飾之而九成大旂九
旗之畫交龍者 王先生曰明堂位曰有虞氏之旂
鄭氏曰以賓以會同賓客 王氏曰同姓以封以封同
姓諸侯 王先生曰按定公六年莒弘曰武王分魯公
以大路大旂杜氏曰大路金路也大路一名齊車鄭大

曰象路以象飾諸末 王先生曰象路一曰道車司常
所載是已鄭氏曰無鈎以朱飾勒而已其樊及纓以五
采廟飾之而七成六赤九旗之通帛以朝日視朝也異
姓王錫舅也革路鞞以革而漆之無它飾龍馵也以白
黑飾韋雜色為勤條 讀為條 其樊及纓以條絲飾之而
五成不言樊字蓋脫爾以此言條知玉路金路象路飾
樊纓皆不用金玉象矣 王先生曰革路一名戎車又
曰兵車戎僕所載是已 鄭氏曰大白商之旗猶周大
赤蓋象正色也即戎謂兵事四衛四方諸侯守衛者蠻
服以內也 劉氏曰五路莫非木而成之者而此無玉
金象革之飾直漆之而已示其質樸也 王先生曰木

路一名旂車司常所載是已 鄭氏曰翦淺黑也木路無龍勒以淺黑飾革為樊鵠色飾革為纓不言就數飾與革路同大麾不在九旗中以正色言之則黑夏后氏所建田四時田獵番服謂夷服鎮服番服 王介甫曰大常象天有日月焉大旂象春有交龍焉大赤象夏正南方之物也大白象秋正西方之物也大麾象冬正北方之物也

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績總安車彫面鷩總皆有容蓋翟車貝面組總有握鞶車組輓有翬羽蓋龍反厭於涉反績戶對反鷩鳥兮反握烏學反鞶本作運組音祖輓音晚翬所甲劉氏曰重翟用雉之羽或搖或翬重二以飾車蔽錫面

同玉路也朱總朱以為勒 鄭氏曰重翟后從士祭祀所乘也 劉氏曰厭翟鱗次翟羽相厭為飾而不重之也 鄭氏曰厭翟后從王賓饗諸侯所乘也勒面謂以如王龍勒之韋為當面飾也績畫文也詩碩人曰翟蔽以朝謂諸侯夫人始來乘翟蔽之車以朝見於君盛之也翟蔽蓋厭翟也然則王后始來乘重翟乎安車坐乘車凡婦人車皆坐乘 陳氏曰此王后五路皆坐乘則皆安車也特於無翬無蔽者命之曰安車以其不飾之以羽與四者異 王氏曰彫總則彫之而已不飾 鄭氏曰鷩為青黑色以繪為之皆有容蓋則重翟厭翟謂蔽也安車無蔽后朝見於王所乘 王氏曰容車帷也蓋

車蓋也 鄭氏曰翟車不重不厭以翟飾車側爾具面
具飾勒之當面也 王氏曰組總以織組為總也 鄭
氏曰有握則無蓋矣后所乘以出桑輦車不言飾后居
宮從容所乘但漆之而已為輪輪人輓之以行有翼所
以禦風塵以羽作小蓋為蔽日也 陳氏曰祭祀賓客
行禮也故有容蓋出桑適遠也故有幄朝王不必蔽翼
宮中不必蔽幄也

王之喪車五乘木車蒲蔽大禭尾素疏飾小服皆疏素車
琴蔽大禭素飾小服皆素藻車藻蔽鹿淺禭革飾驪車翟
蔽然禭髮飾漆車藩蔽犴禭雀飾乘繩證反疏為搢服龍讀為驪翟音九髮香求反故書作軟犴音五旦反

鄭氏曰木車不漆者蔽車旁禦風塵者蒲蔽以蒲為蔽
疏曰古者男子立乘須馮軾軾上須皮覆之 鄭氏曰
犬禭以白犬皮為禭也尾素又以其尾為戈戟之蔽疏
飾麗布飾二物之側小服刀劍短兵之衣此姑遭喪所
乘備姦臣也書曰以虎賁百人逆子釗亦為備焉素車
以白土塗車也頰蔽頰麻以為蔽其禭服以素總為緣
此卒哭所乘藻車藻水草蒼色以蒼土塗車以蒼繒為
蔽鹿淺禭以鹿夏皮為覆冬又以所治去毛者緣之此
既練所乘驪車邊側有漆飾也翟細葦席也以為蔽者
漆則成藩即吉也然果然獸名髮赤多黑少之色葦也
此大祥所乘漆車黑車也藩今時小車藩漆席以為之

豕胡太雀黑多赤少之色韋也此禫所乘

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

人乘役車

篆讀為主塚自轉反縵莫干反棧才產反

鄭氏曰服車服事者之車夏篆五采畫轂約也夏縵亦

五采畫無塚爾 杜預曰左傳云山崩川竭君為之不

舉降服乘縵縵車無文也 陳氏曰墨車墨漆之而不

畫棧車素之而不漆詩云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王先

生曰士昏禮曰主人乘墨車昏禮攝盛也 鄭氏曰役

車方箱可載任器以共役 王氏曰考工記曰棧車欲

弇飾車欲侈墨車以上皆飾車也棧車無飾役車鄭氏

謂載任器以共役然謂之乘則非特載任器而已夫貴

而孤卿賤而庶人率皆參稽其德位之隆殺以為之制

度以立之差等則德不稱焉有所不用也位不稱焉有

所不用也上不得以偪下下不得以僭上雖有桀驁者

不敢干焉雖有覬覦者不敢越焉是乃所以正名分之

大而杜竊擬之端歟 劉氏曰諸侯之孤卿猶此孤卿

也大夫士猶此大夫士也上得以兼下則孤備服車五

乘矣其貳車則各從其命數是以天子之孤貳車六乘

大夫四上士三中士二下士一乘也所建旂旂亦如貳

車之數焉

凡良車散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凡車之出入歲終則會

之凡賜闕之毀折入齋于職幣大喪飾遣車遂歛之行之

及葬執蓋從車持旌及墓噓啓關陳車小喪共隴路與其
節歲時更續共其幣車大祭祀鳴鈴以應雞人齋讀為資

遣弃戰反從才用反幣婢世反
故書鈴或鈴杜子云當為鈴

劉氏曰精制曰良釐制曰散 王介甫曰自役車以上
皆在等者其用固有常矣餘或良或散唯所用 疏曰
出出給官用入用罷歸官至歲終則總會計完敗多少
以入計會也 王氏曰凡賜缺之者凡賜無常唯上所
用故缺而不會至尊不可以有司之法制之也 鄭氏
曰杜云資財也乘官車毀折者入財以償繕治之直也
疏曰入於職幣職幣主受給官物所用之餘也職幣既
得此物還與冬官繕治之 鄭氏遣車一曰鸞車蓋之

陳駕之

王介甫曰廢之於宮行之以道墓

鄭氏曰

執蓋從車隨柩路也持蓋與旌者王平生時車建旌兩
則有蓋今屨車無蓋執而隨之象生時有也所執者銘
旌也關墓門也車貳車也小喪共柩路載柩車也飾棺
飾也歲終更續更易其隴也續續其不任用者也共其
弊車歸其故弊車入于車人材或有中用也雞人主呼
且鳴鈴以和之聲且警衆也必使鳴鈴車有和鸞相應
和之象

典路

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掌王及后之五路辨其名物與其用說若有大祭祀則出

路贊駕說大喪大賓客亦如之凡會同軍旅弔于四方以

路從說書錄反

王氏曰王與后之車特設典路之官以掌之而其職特嚴事至尊故也用謂出也說謂止也 鄭氏曰大祭出路出王路王當乘之贊駕說贊僕與趣馬也 王氏曰傳曰日出而駕日中而說此駕說之辨也 鄭氏曰大喪出路當陳之書顧命曰成王崩康王既陳先王寶器又曰大路在賓階面贊路在阼階面先路在左塾之前次路在右塾之前 王氏曰大賓客出金路以路從者王乘一路而典路以其餘路從行非特衛至尊亦以華國也

中士

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革車之萃輕車之萃凡師共革車各以其萃會同亦如之大喪廣革車大射共三

萃七內反廣苦曠反故書萃作平杜云革車當為軒其字當為萃薄經反輕遺政反

鄭氏曰萃猶副也此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也 王氏

曰戎路革路也革路以即戎故又謂之戎路 鄭氏曰

戎路王在軍所乘廣路橫陳之車闕車所用布缺之車

革猶屏也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也輕車所用馳敵致

師之車 陳氏曰襄十四年晉欒鍼曰吾有二位於戎

路僖二十八年晉侯獻楚俘于王賜以戎路之服莊九

年乾時之戰公喪戎路相八年漢淮之軍楚鬪丹獲戎
車皆其君之所乘者也襄二十三年齊伐衛有先駟申
驅貳廣啓肱大殿襄十一年鄭人啓晉侯有廣車駟車
宣十二年晉楚之戰有左右廣襄二十四年鄭射大御
廣而行定四年史皇乘廣而死所謂廣車也邲之戰楚
子使潘黨帥游缺四十乘從唐侯爲左拒所謂游車補
缺也 鄭氏曰孫子八陳有革車之陳又曰馳車千乘
陳氏曰詩曰輶車鸞鑣爾雅云猶輕也 王氏曰此五
車皆戎車也凡師共革車則戎車皆以革鞮之 鄭氏
曰萃各從其元 雜說車戰之法每車甲士三人步卒
七十二人二十四人居前左右各二十四人居前者戰

左右者挾轅常相更番後又二
十五步所謂炊家子守衣裝廝養汲者是也行則以
車爲衛居則以車爲營一車一間又有倅車孫子曰萃
車千駟輕車千乘帶甲十萬謂倅車也車戰之法則爲
不可敗計有倅車者萬一或敗免致倉皇無備後人自
不能車戰切不可言車戰不可用如宋武帝車戰之法
極好馬隆亦用車戰又誰敗它唐太宗李衛公最喜論
車戰房瑄陳濤之敗乃是車無騎牛與馬雜用之何緣
不敗 鄭氏曰巡守及兵車之會則王乘戎路乘車之
會王雖乘金路猶共以從不失備也大喪歛革車言革
車則遺車非特戎路而廣闕革輕皆在焉 疏曰之一

名容射人所謂三獲三容是也

司常

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氏曰司常主王旌旗 王氏曰掌九旗之官而名之

曰司常者日月為常王所建也而九旗莫尊焉謂之司常主尊者言之也

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為常交龍為旂通

帛為旒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全羽為

旛析羽為旞音餘旒音兆旛音遂

王氏曰旗之名則常旂旒物之屬旗之物則通帛雜帛之屬各有屬則自王以下各有屬建旗則使其屬視而

從焉待國事謂國有師田祭祀賓客之事 陳氏曰郊

特牲曰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象天也左氏曰三

辰旂旗昭其明也即太常也 王氏曰一龍升一龍降

以為交龍 陳氏曰龍有升降升白龍于繆則青者降

矣白陰而升青陽而降此交泰之道也詩曰龍旂陽陽

龍旂承祀龍旂十乘淑旂綏章左傳曰分魯以大路大

旂樂記曰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 劉氏曰通帛為旒

絳帛通幅為之周人尚赤所謂大赤也 鄭氏曰通帛

從周正色無飾 陳氏曰爾雅曰因章曰旂左氏曰亡

大旂之左旂又曰分康叔以少帛績棧旂旌 劉氏曰

雜帛者外飾為白殷之正色所謂大白也中幅以絳

王氏曰熊以其毅虎以其猛鳥以其速隼以摯 劉氏曰龜取其靈而有知蛇取其敏而有勇 陳氏曰鄭有螽弧晉有螽旗所謂旗之屬而非古制也詩云子子于旗所謂旗也詩云建此旒矣又建旒設旒所謂旒也 鄭氏曰全羽析羽皆五采繫之於旒旌之上所謂註旒於干首也凡九旗之帛皆用絳

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旒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旗縣鄙建旒道車載旒旒車載旌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

王氏曰掌九旗之物名以待國事者司常也大閱則大

教武事而司馬主兵故於大閱而頒旗物則以司馬為主而司常則贊之而已 鄭氏曰王畫日月象天明也

王氏曰日月為常天道之運也易曰見龍在田君德也諸侯在國則有君道在朝則有臣道故龍一升一降乃不為亢所以為交龍之象 陳氏曰旒為大赤故孤卿建之物為少帛故大夫士建之 王先生曰凡無所將者則無所畫通帛雜帛是也大閱之時孤卿大夫士與夫六卿六遂三等采地之大夫咸在師都將三等采地

都邑之兵陳氏曰師都孤卿也 蓋田邑氏曰師都則族師州里則鄭長縣鄙則縣師知之者以此職皆有旗 三州里將六鄉之兵縣鄙將六遂之兵此師都所以有熊虎之旗州里所以有鳥隼之旗縣鄙所以有

龜蛇之旒孤卿大夫士則從王耳此所以建旌物也及
觀大司馬中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言王載大常諸侯
載旂與司常同其它軍吏載旗而此則師都建之師都
載旛而此則孤卿建之卿遂載物而此則大夫士載之
郊野載旒而此則縣鄙建之百官載旗而此則州里建
之載旒載旌則見於此而司馬又皆缺焉抑治兵大閱
其禮各異歟其意安在 劉氏曰熊旂六旂鳥旟七旂
龜旒四旂皆王者所建也其旂與杠長短等於太常若
人臣建之則各從其命數而為之等降焉 鄭氏曰道
車象路也王以燕出入旂車木路也王以田以鄙大閱
王乘戎路建大常玉路金路不出全羽折羽象其文德

也 疏曰上之九旗旗之大者也自皆畫其象之後言
旌旒之細者也 王氏曰皆畫其象焉皆畫之旗 鄭
氏曰事名號者徽識所以題別群臣樹之於位朝各就
焉觀禮曰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此其類也在國
以表朝位在軍又象其制而為之或謂之事或謂之名
或謂之號異內外也三者旌旗之細也綴於膊上 疏
曰詩六月云織文鳥章白旂央央箋云織徽識也昭二
十一年宋廚人濮曰揚徽者公徒也是名徽也 鄭氏
曰官府各象其事則畫六官所掌之事州里各象其名
則畫州里之官名家各象其號則畫其家邑之名號
王先生曰此即司馬所謂號名是也

九祭祀各建其旗會同賓客亦如之置旌門大喪共銘旌
建斂車之旌及葬亦如之九軍事建旌旗及致民置旗幣
之甸亦如之九射共獲旌歲時共更旌弊婢世反甸音田
疏曰九祭祀各建其旗王乘玉路建太常諸侯則旂孤
卿則旌大夫士則物鄭氏曰賓客朝覲宗遇王乘金
路巡守兵車之會王乘戎路皆建其大常王先生曰
掌舍職曰為帷宮設旌門設之者掌舍而共其旌以為
門者司常也鄭氏曰銘旌王則大常也士喪禮曰為
銘各以其物疏曰建斂車之旌謂以斂旌建於遺車
之上此謂在廟陳時也及葬亦如之入壙亦建之也
鄭氏曰九軍事建旌旗及致民置旗幣之者始置旌以

政民民至仆之誅後至者王氏曰服不氏以旌居之
而待獲此獲旌也司常共之疏曰歲時共更旌謂受
官旗用之者歲時來換易則取舊予新也

都宗人

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王氏曰宗典祀者也掌都祭祀之禮謂之都宗人則以
公卿王子弟所食采地謂之大都小都故也掌家祭祀
之禮謂之家宗人則以大夫所食采地謂之家邑故也
芸閣呂氏曰古之典祀者皆以宗名之故伯夷作秩宗
周官有宗伯下及都家皆有宗人宗者廟也禮始於親
親之法非廟不統所以別姓收族無一不出於祖廟不

主乎祖宗

掌都祭祀之禮凡都祭祀致福于國正都禮與其服若有寇戎之事則保群神之壇國有大故則令禱祠既祭反命于國壇維癸反

王氏曰夫節莫差於僭僭莫差於祭故季氏之旅泰山而孔子病之此都家宗人所以皆先之以祭祀之禮蓋在所尤謹也祭祀之致福于國歸王以其福也黃氏曰都家之邑有社稷焉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有五祀焉人之所恃以安者也有先君焉國之所因以立者也有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有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后者都家之治以貴得民此族實陰相之者不可忘也先王

為之頒祀以馭其神為之宗人以典其祀而或賜之禽焉王以不與其祭而重之也夫為之頒祀以馭其神為之宗人以典其祀則都家祭祀之禮惟王所議神之所享惟王所賜其福安得而不致哉而况子弟之親公卿大夫之密邇壽王以其福固其願也祭僕展而受之膳夫受而膳之示王享其所致而已鄭氏曰正都禮與其服禁督其違失者王氏曰失禮所以定尊卑別貴賤辨親疎而明分守也而僭亂之生其微常起於衣服之間則正都禮與其服者又不可緩也鄭氏曰服謂衣鄭氏曰保群神之壇守山川丘陵墳衍之壇域也令令都內之有司也祭謂報塞也反命反白王也王氏曰

祀所以馭其神必命之祭然後祭則祭之命上所出既祭反命于國則逆祀命者蓋無有矣

家宗人

如都宗人之數

掌家祭祀之禮凡祭祀致福國有大故則令禱祀反命祭亦如之掌家禮與其衣服宮室車旗之禁令

鄭氏曰大夫采地之所祀與都同若先王之子孫亦有祖廟以王命令禱祠歸白王於獲福又以王命令祭之還又反命 疏曰都宗人若有寇戎之事則保群臣之

墳者據王所命祀者而言則此家宗人亦有王所命祀者家宗人亦保可知矣 王氏曰都宗人家宗人言或

詳或略皆互見

凡以神仕者

無數以其藝為貴賤之等

劉氏曰神仕謂明神理而仕者 王氏曰藝即掌三辰之法以下精於其藝者為之

掌三辰之灋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鬼以禮國之凶荒民之札喪

魁眉秋反 繪胡對反

王氏曰三辰之法謂日月星辰之次舍其推之皆有法也猶圖也天神人鬼地示之居必圖之以三辰之法者蓋三辰者陰陽之精也鬼神示雖幽而形然皆麗乎陰

陽而由陰陽之精以推之則其居可圖也昔神降于莘
問內史過日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是亦以
三辰之法猶之辨其所命之名所色之物此所以知鬼
神之情狀也 鄭氏曰國語曰在男曰覲在女曰巫是
以所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巫既知神如
此又能居以天法是以聖人用之今之巫祝既闡其義
何明之見何法之行正神不降惑於邪厲苟貪貨食遂
誣人神令此道滅痛矣 又曰天神陽也地物陰也陽
氣升而祭鬼神陰氣升而祭地示物彫致人鬼於祖廟
致物彫於壇墀百物之神曰彫 王氏曰禘國凶荒民
札喪夫禱祈梗禴人情不能免先王因人情而爲之典

禮凡以與民吉凶同患之意 王先生曰按楚語昭王
問於觀射父而及重黎絕地天通之事蓋古者巫祝之
任甚重射父所對詳矣 楊鼎卿曰按禮記以三辰言
之孟春日在營室絳中旦尾中孟夏日在畢昏翼中旦
婺女中孟秋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孟冬日在尾昏
危中旦七星中以猶鬼神示之居故春則其帝大皞其
神勾芒其祀戶夏則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祀竈秋則
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祀門冬則其帝顓頊其神祝冥
其祀行以辰猶居非特如此言其常位則可類推矣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columns.



